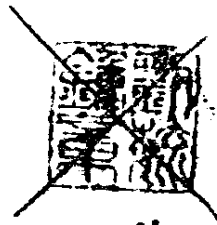


文 學 叢 刊

花 秋

以 靳



崗
至. 1938.3.14.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花 秋
以 新



深秋的陽光下，原野正靜靜地躺在那裏。從城門口伸了出來的石板大路，劈開了這塊土地，像是一眼也看不到終點，引着人到遠遠的地方去。那個城樓，每日吞進又吐出許許多多的人，車和牲畜；三四百年來的煩勞使得它自己再也沒有那份華貴威嚴的外觀，堞樓上的琉璃瓦生了黃黃的草根，有的還缺落了，坍塌下去，只憑了朽敗的樓椽支持着殘局。高柱也裂開了，還許生着蟲，匾額已經看不出一個字。隨處都有蝙蝠和燕子的窠，烏鴉却是永遠佔據了屋脊上，朝着城裏和城外叫。築成了城牆的磚，爲風雨所吹打，爲厚厚的塵土所侵蝕，都變成了黃黃的顏色，上面還有細密的孔洞。往日的光滑和堅固是早已失去了，有的時候還整面地剝落下來。但是無論如何它還存有一點本身的雄偉，尤其是那些新來的遠行客，遠遠的看見了，仍是要

驚訝地低低說着：「還是京城呵，帝王之家總是有些不同的！」

收割後的田野，像纔生育了的婦人，懶懶地伸了身子，仰臥着。它已經盡了它的責任，它把糧食和菜蔬都長好了，它需要休息。剩餘的菜根和麥桿，一叢叢地留在那裏，金黃色的乾草也在太陽下發着一點光輝。——這都是它的驕傲，它對得起天也對得起人，微風時時地撫慰它，像母親拍着孩子，要它好好地安睡，轉過了年，早就有它的工作在等待着呢。

石板的大路上，却積滿了塵土，這也許是由於多少隻蹄子和腳的磨擦，使得方石都減少了它的厚度，還有那五尺寬的正路兩旁，各有四尺寬的土道包着，只要有八天的晴和，就會積起二寸的乾土。若是有一陣旋風，便能帶起來一根黃澄澄的柱子，沖上天去。吹風的日子，路上能顯得清淨一點，塵土都被揚起來，不知都會落到哪裏去。若是能有着人一樣的智慧，也許要問着：「我是從何處來呢？將到何處去呢？」

和這城隔一段的距離之外，有着一所建築。那有着高高的牆，在牆上還有刺鐵

絲繞成的網。門是高大的，還守着荷槍的警士。公民們是不能隨便走進去，也是不能隨便再走出來。住在那裏面的人，除開了領着公家的薪俸，也算是官員或是公務員之外，就是一些爲這個社會所遺棄，所驅逐，所不容留的人物。這個社會是需要秩序，需要安甯，需要進步的；於是許多人，被認爲是不能做一點對這個社會有利的事，——簡單一點說吧，就是這個社會中的害羣之馬——有的是立刻被停止了活下去的機能，有的就被送到這個所在來，要他們在這裏住上幾個月，幾年，幾十年，——或是一直等到死亡之來臨。這些不法之徒因爲是需要和那些善良的市民們遠隔開些的，所以這所建築是沒有一家鄰居。——在前面是那條大路，左右和後面都是田野和墓場。

監獄的高大的鐵門像一張嚴峻的臉，永遠陰陰地沉着，關閉着，隔開兩個不同的天地，走出走進的人都彎下些身子從那左側下的小門鑽着，就是這扇小門，隨時也會關起來。在刷了白粉的門額上，用正楷寫了：『××市模範監獄』這幾個字。可

是飛揚的塵土在那上面蓋滿了，不能使人看得清每一條筆畫。

那正是早晨，守衛的崗警還躲在崗樓裏，風捲着落葉在門前打着旋；門開了，一個清瘦的年青人緩緩地邁出一隻腳來，他像是一下子爲這奇異的景物整個地引住，用力地睜大了眼睛張望着，什麼都是新鮮，什麼都給了他說不出的喜悅。乾草的香氣在空中蕩着，他覺得是踏進了一個新天地中，再生的欣忭在他的胸中激動，使他的呼吸都有些短促，身子微微地發着抖。踉蹌地走了幾步，就把手扶了門前的樹幹。這樹已經長得有六七寸的直徑，當着他五年前走進來的時候，還看到那不過是纔移植的新枝。可是現在長大了，幾乎使他自已都難想得到這就是那些細弱的枝條。

「五年，唔，五年……」他把身子倚了那樹幹，低聲地喃喃着「樹也長成了，什麼也都長成了，我自己呢……我自己呢？」

他暗暗問着自己，他就再忍不住嗆嗽，他那蒼白的臉有一點漲紅了，他的身子

彎着，淚水從眼角掛下兩滴來。因為頭髮又長又亂，顯得他的臉是更瘦更長了，兩隻眼睛也是異常的大。眉毛粗濃，像是塗上墨去；就襯得他的臉更是蒼白。

他貪婪地張開眼睛望着，幾年來他沒有看見過這樣廣大的天地，他像是有多少話要傾訴出來，他想着在這自由的世界中死去也是值得的。天是又高又遠的，景物是一眼望不到邊緣的。在那海一樣藍的天上，飄着瑰麗的紅雲，太陽正照得牠們也發着一點亮。那邊是樹，那邊是村道，趕早的行人已經在路上走着了。他記起來，當着他被關在那個囚檻裏，有過什麼樣的欣慰，當着聽到一聲兩聲微弱的人語！他知道說着話的人是想到什麼地方去便可以到什麼地方去的，想看什麼便能看什麼的。這樣的幸福，居然重臨他的身上了；可是幾年來的折磨却給了他這樣一個孱弱的身軀。他却相信他自己會再強健起來，他一直需要着自由的空氣。他深深地吸着氣，又長長地吐出一口；但是嗆嗽不能使他如願地做下去，不斷地乾咳使他的身子都抖了起來。

莫名的忿怒在胸中湧起了，他抓着自己的頭髮。當着他把手鬆下來的時節，真就有幾根被他扯下來。他不能再站立着，一輛破舊的馬車正經過他的面前，他叫住了那個車夫，告訴他要去的處方，他就緩緩地上了車子。車的坐墊是破舊了，硬的鐵條使他的骨頭有點痛，因為過輕的體重，他簡直是在那車箱裏滾着。老馬放開蹄子奔波，不平的路使車輪一跳一跳的。他想叫喊，沒有那力量，他只是呻吟着，忍着一切的苦痛，他的心中在想：

『我要忍，光明等着我，更苦的折磨都過去了，而且在這個世界中，同時有還要苦的人在生活的路上爬行。我該想想那些時候，那些人……』

走進城門，路就平坦了。驟然間看到了那樣多的房屋和路人，他都感到一點眩暈。他是倚坐在那裏，始終也沒有把眼睛能大張開；可是現在一線的視野中，他看到了這個城市的蘇醒。牽駱駝的伕子正在道旁的邊路上遲緩地走着，塵土被那柔軟的蹄子揚起來，笨重的銅鈴響着，像是在街的那一端還有着回音。清道夫在街上一下一下地掃着，把泥土從路的中間移到路旁去，就堆在那裏。菜販起始用清越的聲音叫賣，店舖也正打開門，掛上招牌或是布幌……

在城市裏，早晨總是最安靜的時候；可是對於他，仍然覺着難耐的嘈雜。什麼樣的聲音對他都是生疏的，他都想來用心接受；但是他的精神顯然不濟，終於混成像夏雷一樣的轟鳴在他的耳中響着。他想不到這樣突然就又跨進了這個世界，（他

記得當着他的減刑令來了的時候，他都有點呆了。他沒有充分地準備自己和這個新的環境適合，正如同一個人，在黑暗中過了許久時候，突然見到了平常的光度也覺得茫然刺目。他是一下子又跳進這個大的天地之中，這裏不只是那個小小的庭院，作為他和那些同伴們衛生散步的處所；而且也沒有高高的牆阻住了眼睛。在這裏，只要有眼睛，就可以極目而觀，什麼都在面前。更不像住在那裏面，可以記得清地上露出的一方小石塊和哪一面牆有多少塊磚。一切景象都爭先地顯了出來，要一個人在匆忙中去看一眼；可是坐在車中的他，缺乏應付裕如的那份能力，只是頹然地伏着。

踏在柏油路上的馬蹄，響着得得的聲音；揮着的鞭子，在空中迅速而短促地繞了一個圈，打在馬的背上，也發了清亮的脆音；那匹馬就更用力一點地奔馳。但是在他的心中，他只希望着急速地到了他的家，他記着他的家，還有家中的人們；他的體質，也不能忍受更大的顛簸了。

終於，那輛車在××街的中間停住了。他像是沒有注意到，還是那個車夫把頭回轉來叫着，他纔緩緩地抬起頭來。那個車夫說：

「先生，您不是到××巷麼？」

他點着頭。

「這已經到了……」

立刻他就揚起頭來，他看見那個巷口，和五年前並沒有什麼兩樣；他的心跳着，從車上下來，用着不穩而急速的脚步向巷口走去，車夫有一點焦急地問着：

「先生，您還沒有給過車錢呢！」

「我叫他們立刻送給你，你等等吧，……」

纔走進巷口，他就像承受了一種溫柔，托住了他那顆一直在飄浮着的心。他的精神像是好起一點來，在第三家門前他站定了。除開油漆有一點剝蝕了，式樣上沒有顯著的改變。他想來掀電鈴，舉起手來纔知道電鈴已經撤去，他就用手掌在門上

輕輕拍着。

『母親也許還沒有醒呢！我不該吵了她，弟弟妹妹們總該起來了，他們一定還沒有到學校去。』

他想着，一時間他像是有許多事都想起來，可是裏面始終也沒有答應的聲音。『這是爲什麼呢？』他有點想不通了，除開在門環上用力打兩下再沒有別的辦法，他就迅速地打了兩下。

果然，他聽到開着屋門的聲音，隨着就有一個女孩子揚聲地問着：

『誰呀？』

他聽得出來這是哪一個的語音，他的喉嚨像是爲快樂塞住了，他文弱而嘶啞地叫着：

『不是五妹麼？小五，快開門，我回來了。』

『呵，大哥……是你麼……你怎麼回來了呢？』

在語聲之中夾着奔跑的脚步聲音，兩扇門立刻被拉開了，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子跳出來，一下就投到他的胸前，抱了他把頭依了他。

「大哥……真是你……真想不到……」

她喃喃地說，可是忽然覺察出他那不良的健康，就和他並立着，攙扶他，把他的手臂放到她的肩上。

一時間他說不出一句話，情感的激蕩使他的頭垂下來，他的眼睛裏滿着淚，他用微顫的手摸着她的頭髮，一步步地走了進去。

「告訴我，小五，媽媽起來沒有？」

「媽——」

她纔吐出一個字來就頓住了；可是她隨着又毫不露形跡地接了下去。

「她還睡着呢，她還睡在樓上，每天總要——總要十點鐘纔起來。你先到樓下我們的房子休息一下，回頭再上去看她不好麼？」

她遲疑地說過了這一段話，就大聲地叫着：

「二哥，四哥，——大哥回來了！」

「小五，你瘋了吧，你這樣叫不是會把媽吵醒麼？」

「呵，我錯了，可是哥，你不知道，她睡得很好，是不容易吵得醒的。」

她說完了，眼圈微微濕潤起來；可是屋門同時開了，被叫着的人都走出來。他們幾乎是同聲地叫着，跑到他的面前。

「大哥，你疲乏了吧，你的臉色不大好，快先到床上去睡一下吧。」

「我的房子還留在那裏麼？」

「留着呢，什麼也沒有動，只要搬進一張床去就可以。我想還是先到五妹的房裏躺躺也好。我們一邊就可以關照用人替你收拾一下。」

「那也好，二弟扶我進去吧，四弟把門關好，五妹，我要你輕輕去看看媽醒了沒有，我要快點去看她，我真想她，記住了，可不許你粗心大意把她驚醒。」

「好，好……」

那個女孩子應着先走進去了，他就扶着和他有同樣身高可是十分健壯的那個年青人，走了進去。推開了靠右的房門，再進到裏面，他就被安置到床上。

他想着，這全然是一個夢，正如同他離開家時候那個夢一樣，他什麼都有點想不到。他重復回到這個家了，這五年的日子纔使他稍稍覺出這個家的一點可貴處。可是他知道這一切的思想是不能持久的，他不是一個只在溫暖的家中活下去的人。

五年中，什麼也都有了顯著的變遷，叫做明德的二弟和叫做明仁的四弟也都長成偉岸的漢子，就是叫着明智的小五，也成爲健美的少女了。

他並沒有說話，只是靜靜地躺着，明德坐在床邊，殷殷地望着他，他的眼睛好像是閉着。明仁和明智先後躡腳走進來，可是他突然張開眼睛向着明智說：

「媽醒了沒有？」

「沒——沒有。她還是睡得很好。」

明德接着就說：

「媽的身體不如從前，總要睡到十二點鐘纔能起來。你好好先歇一下吧，五妹陪着你，我和明仁把你的房子整一下不好麼？」

「那很好，我也真想到自己的房中去看一看，只要睡一睡，我的精神就能恢復起來。你們就去吧。」

這時候，忽然起了敲大門的聲音，明仁迅速地跑出去，又跑了回來說：

「大哥的車子還沒有給錢吧？」

「真是，我忘了，這一下我什麼都忘了，多給他兩毛吧，一共給他七毛就可以了，真有點對不起他。」

明仁一面拿着錢，一面朝外面走；他的臉却露了疲憊而無力的笑，緩緩地又閉上了眼睛。

看着他的面容，明智的眼睛裏滿了淚。她不敢哭出一點聲音來，只靜靜地守在那裏，把淚水都抹在手掌上。她還能記得五年前，當着他離開的時候，雖然沒有十分健壯的體格，也決不是像這樣軟弱。在這五年中，每個人都長大了，他却萎縮下去，他躺在那裏，像一具死屍，眉毛繃着，嘴唇微微地抽動。只有在兩頰上顯出病態的紅暈。

「誰使他這樣呢？誰使他這樣呢……」

她暗暗地問着，却沒有人能告訴她。大哥不是自私的人，也不是奸險作惡的人；不過只是在自己的幸福之外，也想到別人的幸福，於是就被丟到獄中，過了五年的日子。五年雖是過去了，却有一個軟弱的身體留下來，折磨他，使他苦痛，不知哪一天他纔能解脫。

她還記起來母親的死，那雖然是一年前的事，在她的記憶中還是那麼清新。當着病已沉重的時候，母親沒有一個時候不盼着看看他的。

「明生呢，他怎麼還不回來？你們沒有給他信麼？我真想看看他……」

始終母親是不知道他被關在獄裏，孩子們都騙着她，告訴她他遠行了。她就時念着，有時還把明仁誤認成他。她會哭起來：

「我是真想明生呵，立刻要他回來吧，我只要看他一眼，我……我活不下去了，能看他一眼我死也安心的。好孩子，你們想想法子，打電報，追他回來……」

守着的孩子們有什麼法子呢。就是去接見的時候也不敢露出一個字來。他們只能哭着，安慰着母親，要她不要那樣想，病沒有什麼要緊，不久就會好起來。

「不要這樣說吧，我還能不知道我自己？我不怕死，孩子們——」她起始號着，可是眼睛裏已經沒有一滴眼淚，「活到多少歲總有一死。我要多看你們幾年，我多照顧你們幾年，我更要看生哥兒一眼。他是個好孩子。你們要記住我的話，要敬重他，

聽他的話，你們也都要有他那樣的好心腸……」

「媽，您不要說這些吧，醫生都說您的病不妨事，您說這些話不是使我們擔心麼！」

她自己記得那時她這樣說過，止不住眼淚簌簌地流下來，母親就拉住了她的手。

「我也願意我能好起來，萬一我要是好不了呢，你們就該記着我的話，你們早就沒有父親，難爲我把你們養了這麼大，你們都要好好地活下去。」

她的病呢，多少醫生都診斷是不治的了。可是他們不相信醫生的話，甚至於詛咒醫生的存在，他們想緊緊地閉了眼睛，掩了耳朵，也不用一點點腦子來思索，任其自然使母親能健康起來，和好人一樣。他們想用自己的信心和熱血來使母親活下去；可是終於證明了一切的無用，在春盡夏初，她就永遠離開他們了。

悲苦緊緊地抓住了這三個失去了母親的孩子，還有那一個絕望地關在獄裏。

他們不敢告訴他，因為一切都無用，死人只能靜靜地躺到墳墓中去。他們却是哀傷地哭泣，幾乎全然失去了生的興致，他們總像望得見母親遺容，恬靜，安適，只是兩個眼睛沒有完全閉緊。在彌留的時候，還斷續地念着明生；這纔使她的心沒有如願地靜止下去。如果她知道她所想念的生哥兒，是被囚在獄裏，和一些她想起來就會懼怕的人物住在一起，她的心就更不知道要怎麼樣了。

現在他是走出來了，（這是一件出乎意外的事，按照從前的判決，他還有幾年獄中的日子，這一次是因為新首領的就任，他是被特赦出來的。）他的身子可變成那樣不濟，而且這個家，又沒有了維繫着這個家的母親。

躺在那裏的明生，會突然張開眼睛，問着她：

「媽還沒有睡醒麼？」

「呵，呵——」她顯得一點倉皇，隨即接了下去：「是的，她還沒有睡醒，大哥。」

「那我就先到我自己的房裏去看看。」

『二哥四哥正替你收拾呢，等一下再去好了。』

『你不知道，我安不下心去，這樣躺着對我很不好。』

他一面說着，一面就站起來，她也急急地湊過去扶了他。他想自己試着行走，沒有兩三步就覺得支持不住了，他苦笑着，和她說：

『變成沒有用的哥哥了！』

隨着他就嘆息了一聲，緩緩地移動脚步朝了他從前的住室走去。

一看見了塗着白漆的門，就像見了自己的老友一樣，有着說不出的欣喜在他的胸中激蕩。他把手緊緊地抓住了深紫色的門柄，向着裏面推開。他急速地走了三四步，就又像投到老友的懷裏。他的心急速地跳起來，眼睛裏冒着希有的光。

從窗口進來的陽光，正落在對了窗的那面牆上，在那光芒之中，看到浮沉着細小的塵珠，時時還閃着一點紅色的和紫色的光。明德和明仁已經把積塵都清除了，正在爲他安放一張單人床。

「不，我還要放到西牆邊，那樣每天早晨我都照得見太陽，我要光明，我……」

他說不出話來了，就用他的眼睛搜尋地看着。一切都還是像五年前的樣子，他緩緩地走過去，看着他的書架，還輕輕地用手撫摸着每本書。他拉拉那深青色的窗簾，他又到了牆角那裏看看那張茶几和放在上面的那只古瓶，他再到他的書桌那裏，他仔細地審視着每一件小陳設，有的是必要的有的是不必要的，一直在五年前就這樣佔了書桌的一部。什麼都沒有變，正如同五年前離開的時候一樣，只是很久沒有人走着的地板，當着踏上去的時節，偶然發着小小吱吱的聲音。

「真難得你們，什麼都替我保留得這樣好，這可以讓我忘記我那五年苦痛的日子，好像我是昨天纔和你們告別的，今天我又走回來，是不是？」

「其實過去了也不覺得多麼長，你還是像從前一樣年青，只是有一點疲困，你十分需要休息，我看你還是睡下吧。」

明智說完了就又引着他到纔移過去的床前，要他把外衣脫下去，安適地躺好，

把被還給他蓋上。

明生並沒有就閉了眼睛，他還是張大了望着，正如同他重復睡在親人的懷抱中，情熱燒得他沒有法子使眼睛闔閉。他有點不相信自己，他以為這是一個夢，因為是一直就沒有想到這樣快會重得自由。妹妹却像小母親一樣地守着他，輕輕地用手指爲他理着頭髮，看着他的眼睛漸漸閉上了。

她的眼睛裏突然嵌了兩顆大淚珠，她迅速地用手掌抹去了，坐在窗前的明德和明仁也都垂下頭。

突然間明生又睜大眼睛，一隻手抓住了明智的手臂，把身子側向了她說：

「母親還在睡麼？還沒有醒麼？」

「是，是……她還沒有醒——」

急遽間她的語音顯出十分的不自然來說。她知道自己的臉色有一點變了，她的嘴唇微微地顫抖，明德明仁急急地就走過來。

「好妹妹，別要我再這樣等待了，——」他一面說一面坐起半個身子來。隨着他又接下去：「我怎麼還能忍下去呢？我離開她五年了，我要看看她，看看她老了多少，我可以輕輕的先去看她，不會驚醒她的。你們看好不好？妹妹，你領我去。」

他說完了，跟着就站起來。她也站起來，一隻手像是攔着他，又像是護着他，說：

「大哥，你還是先睡睡吧，你自己真需要休息，方纔你睡得很好，——」

「你說我睡得很好麼？我並沒有睡好，我的腦子很亂，我的心一刻也不能安靜。我不過就是閉起了眼睛，我好像聽見母親的聲音。她也許早醒了，僕人也許告訴她我回來了，她正等着看我，也許她在叫我。——」

他不想再等明智的話就向外面走，可是她緊緊地拉住他，她再也不能忍住眼淚，她低下頭去，明德和明仁都走近來輕輕地用手攏了他的身子。

「媽不會再叫我們了！」

他像是被夏雷驚了的嬰兒一樣，站定了，猛然轉過身來，用粗急的聲音說：

「什麼，你說些什麼？」

他緊緊地抓了她的肩頭，他的眼睛睜得圓圓的，像一隻被挑怒了的野獸。

「母親死了，——」

「什麼？——你們騙我麼？——她不會死，——孩子們，——她怎麼會死呢？……」

他的喉嚨覺得一點熱，還有一點鹹；他咳嗽一聲，一大口血落到地上。他就什麼都看不見，也聽不見，身子像一堆軟泥似地溜了下去。

四

他們立刻就用汽車把他送到城東的××醫院去，經過醫生的診斷，認為是只有暫刻的危險性，注射過藥針，就被安頓到三等病房中。

這個醫院，不止在這個城市中是有名的，在這個國家裏，也被推許為設備完善，人材衆多的一個醫院。若是一個纔來到這個城市的人，來看這個醫院，正如同要去，看這個城裏的宮殿一樣。也有琉璃瓦在太陽下閃着光，一座口形的建築巍然地站着，庭院都是用漢白玉砌起來。在有好的太陽的天，強度的反光，照耀着刺痛人的眼睛，一時間需要閉起來。等着過了些時，張開眼來，就為那富麗的紅綠引得有點呆了。有時候幾乎不知道該向哪邊邁步纔好。每個門都有許多人出入。如果是來診病的人，還得先知道排好的日期。耳朵若是有了病，在星期一來或許就沒有用，因為早就規

定好在每星期二、四、六的上午是耳科治療的時間。所有病着的人要等待這個時刻；可是在規定的時候來掛號，就許沒有了空額，因為滿了二十個病者就停止再收。那時候那個司理掛號的人會說：（若是一個女人，他的話當然就能客氣一點。）

「不成了，今天掛號，後天纔可以看病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我們來了這麼早，醫生沒有來我們就來了，難道還沒有份麼？」

「別人上星期就掛號了，您只得等下次看。」

「病是痛苦的——」

病人也許急起來了，可是事務員也會說：

「我們知道，先生，沒有法子，這裏就是這種規矩。」

「那我們就多化錢掛特別號！」

「那也不成，不是急病就不能掛特別號。您要是想治，就掛下次的好吧。」

病者也許就悻悻地轉頭走了，也許就聽從那個人的話；到了醫生診療的時節，

就許抱怨着爲什麼不早來療治。說如果早來一天，就不會這樣麻煩了。一個生着病的人，到這裏來，是否就能如願好起來，也很是問題。人力所不能挽救的，只有等待着死亡自然之來臨；有的却是纔發的病，一時不能下着斷結，就這一科那一科地送來送去，終於是因爲治療遲了，人已斷了氣，只好推到太平房去。這只好怪着病者生了這樣的病，醫生那一面，要求慎重比要求病者的生命還要緊。

三等病房是在東二樓上，因爲在昏厥的情形中，明生特別被放在單人病房裏。正和走進監獄一樣的，他的衣服換成規定的便服。像觸到了惡邪似的，年青的女看護把他的舊衣服丟到地上，然後就吩咐着僕役送到消毒室去。那個女看護試着他的體溫和脈搏，把結果記在表上，就放下了嚴峻的臉和他們說：

「請你們回去吧。他的情形很好，明天請你們再來。」

「您的意思是讓我們三個都離開這裏？」

「是的，你們三位。」

「那怎麼成，——」明智忍不住了，接着說「你看看他的樣子，很需要人照料——」

「我們這裏有人會照料他！」

女看護覺得她不該用這照料兩個字，就故意把聲音提高一點說。

「對不起，我的意思是說要一個親人來守守他，他的病很重，怕萬一有什麼——」

說着，明智的眼睛裏落下淚來。明仁明德的眼也都濕潤了。他們同時望着睡在那裏的明生，他還是靜靜地躺在那裏，呼吸十分輕微，臉色慘白，很容易使人想到那不是一個活着的人，只是一具……

「醫生比你們看得更清楚，真要是那樣嚴重，他會通知。就是那樣也不能請你們三位都留在這裏。現在，這是醫院的規章，你們一同進來，已經是例外了，你們看看這時候除開病人和醫院裏的人，這裏還有別人麼？」

他們知道沒有法子再說下去，只得聽從那個看護的話，走近牀前仔細看了一回，（她自己都不知道在被單上滴了兩顆淚，）纔輕輕地退出去，關了門。

那個看護正要像蝴蝶一樣地飛到別的地方去，明智趕着和她去說：

「明天我們可以來吧？」

「當然可以。」

看護像不屑於多說一個字似地，然後就冷然地，迅速地飛走了。

他們只得頹然地走出來。

走在路上，誰也沒有一句話。他們已經是孤單單的一羣，雖然明智是最小的一個，可是她最懂事。這個家就靠了她的力量維持着。他們都敬仰明生，他的誠懇和仁厚早就在他們的腦子裏留着清晰的影子。沒有想到幾年的囚禁却使他的身體壞到這樣。他們都看得出來他不會活得太久，相互間誰也不敢說，自己也不大敢想。恐懼時時抓着他們，他們幾乎像小孩子一樣地震恐。他們只能想着自己的觀察是不

科學的，是錯誤的。他仍然會好起來，只是需要一點時間。他有他的工作，他不能這樣快就死去。現在他又有了自由的身子，他們能好好守着他，他們都愛他，他們也都知道他的傷心和他的失敗，好起來以後他該順心地活着，爲了他自己，爲了他們，爲了人類……

他們重複鑽進空洞的家門，到了房裏，各自佔了一個椅子坐了。仍是默默地。過多的感觸使他們的腦子都有一點麻痺了，他們誰也不能再想。自從母親故去了，這個家就整個地換了樣。母親住過的樓上誰也不去看一眼，爲了怕惹起那無盡的哀傷。若不是明生關在獄裏，他們早會使這個家拆散了。有了這個家，使他們更看清了這個社會，社會裏人與人的關係。他們只是被丟在這裏，沒有人關心，也沒有人問。他們想各自走到遠遠的地方去；可是明生需要他們，他們也捨不開他。當着他還住在獄裏，他要問到家中的每個人。但是他們都盼望他能出來，那時候他們仍然可以分散。明生有他自己的行徑，他早就說過要獻身他的事業的。他終於出來了，疾病給他

孱弱的身子，母親的死又給他使他們想不到的重大的打擊。他們怎麼能丟開他呢？女僕走進來問着他們喫過飯沒有，他們纔想起來從早晨到了三點鐘，還沒吃過一點食物。可是他們都不覺得餓，他們的心胸都爲些什麼填滿了，再也不能裝下點什麼。明德就說：

「不要吃了，一點也不覺得餓。」

女僕正要轉身走出去，明智却攔住了她。

「還是弄點什麼吧，餓出毛病來也不是事。」

女僕走了，她也懶懶地站起來。明德掏出一根烟來抽着，明仁坐在沙發裏，像是已經睡着了。

這已經是深秋，日間是一天一天地短了下去，黑暗是更早更早地吞去了太陽。從天邊拉起來那廣大的帷幕，包住了整個的宇宙。只有在那小小的洞孔中，閃出了微弱的光，人們就叫它爲星星和月亮。可是那一點光，只能使自身閃耀着，一星也不

能投到地上來。充滿了每個角隅的只是黑暗。沒有人聲，沒有光；他們也沉在這無邊的黑暗之中。明德的烟火一明一明地亮着，誰也沒有想到站起身來開燈，母親的臉和明生的臉交替地在他們的腦子裏閃着，有的時候會同時出現了，像是覺得一點不祥似地搖搖頭。蝙蝠在簷下翻飛，吱吱地鳴叫，牆角下早有秋蟲在叫了。這是秋天，是的，秋天裏的葉子也翩翩地飄落下來……

五

明生醒轉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下來，伺伏在他周圍的只是黑暗，他好像什麼都忘記了，支起一點上身咳嗽着，再沒有一點氣力，他又頹然地倒下去。沒有燈光，沒有人聲，他側臥着，只望見昏暗的窗格的陰影。他伸出手去，床邊沒有人；他纔想到他是來在陌生的地方。駐軍的號角淒涼地響着，浸激了每個人的心；從老年人喊出的叫賣聲，在空中顫動地浮蕩着。

他只以為自己是在夢中，一切的事都使他不相信。他想來問問別人，這裏却沒有一個人，他想着：

「他們怎麼能把我一個人就丟到這裏呢？他們能放得下心麼？我要再問問他們，是不是這只是一場夢？也許我還是做夢，我還沒有醒過來……」

突然間却有一種不可知的恐怖抓住了他，他幾乎想叫起來；在這時候門推開了，一個素衣的看護走進來，開了燈，蹣跚地走到床前。

在燈光下他清晰地看到了房裏的樣子，這不是他的家，他記得起來，他却忘記怎麼樣他來到這裏。

看護把試溫表放在他的嘴裏，又抓起他的手腕一面試着脈搏，一面望着錶。三十秒鐘之後，她放下他的手，就問着他：

「你醒了很大的時候嗎？」

他不能回答，只搖搖頭。

「餓不餓？」

他還是搖搖頭。

「不餓也要吃點，回頭就要他們替你送點牛奶來。你應該好好靜養……」

她一面說一面把試溫表拿出來，望着上面的度數，隨後就甩了甩，又放到有酒

精的瓶子裏。

「對不起，小姐，你能告訴我一點這是什麼地方嗎？」

那個看護稍稍露了一點驚訝，就說：

「這是××醫院的病房呵，你怎麼不知道？」——她忽然記起自己說錯了話，就又說：「對了，你進來的時候精神還沒有恢復過來，是你的家人送你來的。」

「可是，——他們怎麼沒有一個留在這裏？」

「照章是不許的，我想他們明天會看你來。你不該說多了話，你該多休息。」

「謝謝你。」

「你不喜歡燈光吧？」

「有一點，我又有點怕黑。」

「不要緊，我替你開那個燈就是了。」

她把一盞座燈放到牆角那裏捻開，把屋頂上的燈熄了，光度正從牆角反過來，

微微地照着整個的屋子。對於他，那是再合宜也沒有的了。

「這樣好些吧？」

「很好，我真感謝你，你還能告訴我一點我的溫度和我的脈搏麼？」

「還好，病人不要太關心這些，你要靜心來養，不久你就會完全好了。」

「還有一點事，小姐，請你告訴我一聲，是不是我還是在夢中——我，我什麼都記不得了。」

看護一面清脆地笑着，一面告訴他：

「這不是夢，什麼事情都是真的。」說了一半她忽然斂住了笑，成爲莊重的樣子，「你自己可不能多想，你得好好養病，你的身體不好，不要害自己。」

她說完了就溜出去，可是他的心却被什麼緊緊地握住了。他再三反復地想着：

「這不是夢，什麼事情都是真的。這不是夢，什麼事情都是真的……」

他就記起來這一天的遭受，他喃喃地說着：

「母親是死了，母親是死了……」

他的眼角立刻就掛下淚來。

在這個世界上活過了三十年的日子，總也沒有能跳出個人感情的圈子。他有倔強的個性，堅忍的毅志；只是在胸中永遠有那麼一顆柔軟的心。他受過別人的嘲笑，還有人用斥責的語氣來說，鄭重地告訴他個人的事業與前途都不容許他就這樣下去；可是他却沒有法子，他知道他自己。他自己是立足在博大的愛的上面，他愛人類，他也愛他的母親和弟妹妹們。他不知道這是不是那不澈底的根性，但是他覺得從母愛那裏他纔得到了更大的力量。母親不了解他，那是真實的事；他也不需要她的了解。他只要望望她的臉聽聽她的語音他就抓住了莫大的潛力。爲了母親他要努力，他要奮鬥，他要把從母親那裏得來的愛分給別人，分給廣大的人類。別人也都了解他，他們稱他是一「暖室裏的花朶。」說他不過是一個離不開母親的孩子。

「爲什麼你們要這樣說，你們不知道我的母親——」

「可是我們都知道我們自己的母親。」

回答這樣話的人也許還加上一聲冷笑。

「你們不要以爲我的母親會妨礙我的事業，我是從她那裏纔得來更大的力量。」

「她也有更大的力量牽住你。」

「將來會有一天，爲了她我纔有獻身的勇氣，那時候我會告訴你。」

如果一切都是真實，母親是永遠離開他了。

面前立刻就有一張臉顯了出來，他一下就認得，那是母親。那寬的上額，和略尖的下顎，組成了傳統的美人型。在他記憶中的那些皺紋好像都消去了，嘴邊的一顆紅痣却顯然地還在那裏。她的眼睛般般地望着，她的臉是平和慈愛的。他張開兩隻手臂，想迎了上去，突然間就什麼都不存在了，這時候僕人正推開門，用木盤送進一

杯牛奶來。

在他的心中却起來了莫名的憤怒，他叫着：

「那個叫你進來的？」

「先生該喫一點牛奶了。」

「不要，不要！我什麼都不要！」

他像孩子一樣地哭起來，僕人把牛奶放在近床的小棹上，又悄悄地走出去。

他想得到母親在呼吸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會念着他，或許要叫出他的名字來；她能想得到他是被丟在獄裏，像一匹獸一樣地，沒有希望沒有光明地活着？在昨天他還不知道他已經失去了母親，每天只是懷着出來的企望，他想念她，可是她却在一年前就離開了這個世界。

「我只要看她一眼，我只要聽她一聲……」

他喃喃地說着，他却只能流着更多的淚。悲哀浸透了他，他沒有法子忍得住，手

和脚都感到麻痺。

『不要這樣難過，孩子！你該好好活下去。』

他像是聽到這樣的話，急急地抹着淚去張望，什麼都沒有。在微光之中，房裏的陳設靜靜地站立。

這句話對他是切要的，可是他的心並不能靜下來。他想到這平庸的生，是需要死來纔能襯托出生的美麗。死是莊嚴的，他反復地想着；可是他的悲傷並沒有一點平復下去。一切對他都沒有用，他只是需要他的母親。

他想着廣大的前程，想使個人的悲哀平展開去，成爲無垠的，有着潛伏的偉力。他記着高山和深水，這對他是一個最適宜的機會來忘却一切個人的感情。沒有母親就是沒有了家，他該能更勇猛地活下去，爲了信仰，都可以捨去自己的生存。可是他的心一直就沒有安定下來。飄浮着，像失去了駕駛者的一隻小舟，傷心的泡沫時時激了上來。所有的勸解和詮釋都失去效用，他只是哀哀地哭泣着。

在層雲中穿行的月亮有時候把整個的臉露出來，把她那冷森森的月光投射到地上。沒有葉子的樹影穿過了窗子投在地板上，像雕鏤的花紋，平平地鋪着。蟲類的鳴叫沒有一刻的間歇，已經到了深秋，花草小蟲的末日就在眼前了。

他翻着身，整個的枕套都爲淚水濕透了。他嗆嗽着，鼻尖冒着汗珠。他很知道自已，打了一個冷戰。

六

在默默的黑暗中過了一些時，明智就被無名的恐懼抓住了。她的心在打着抖，她想要叫出來，可是她不知道要叫出些什麼纔好。

她只是一個十九歲的孩子，從母親死去之後，纔知道世界上還有悲哀。她有着
一張圓圓的臉，（這和她的母親，哥哥們，全不相像。）透着康健的膚色。她的眼睛是
大的，閃着使人一看見就高興的光輝。在她眼睛裏好像告訴人：『努力吧，光明就在
你的面前，不要氣餒，邁向前去吧！』從前她也不知道憂慮，她是天真的，還有一副好
心腸。她愛她的母親和她的哥哥們，她更愛關在獄裏的明生。當着他離開了家，她並
不記得多少，那時候她纔讀完了小學。她也時常隨了明德或是明仁去探望他，每次
她總是哭的，她不知道爲什麼他們一定把他關在那裏面。在歸途上，哥哥一定會再

三告訴她不要說給母親知道，因為母親只知道明生是到××去的。

「他什麼時候可以出來呢？」

她時時問着這句話，他們沒有法子回答，因為判決上他能出來的時候該成爲一個老人。他們就說：

「快了，過不了多少天他就能出來。」

她却總是問着這同一的話，好像時時問着，被關着的人真就可以更快些放出來。

以後她就一個人時常去了，她聽他說話，看着他瘦下去的臉，有時候她還裝着臉引逗他。他真的高興了，伸起手來想摺一把她那蘋果樣的臉；可是觸到他手的只是隔在中間的鐵絲網。他立刻又哭喪着臉，低下頭去，就緩緩地說：

「回去吧，時候差不多了。好好聽母親和哥哥們的話，千萬不要給母親知道我是在這裏。」

就這樣子她是漸漸地長起來了，大哥也突然間就回轉來；可是成爲那樣瘦弱不堪的樣子。不只是瘦弱了，他們能想到更不幸的結果上去。

這恐懼像是從四周來壓着她，她若是不站起來就會被擠死了似的。她急急地站起來，朝了那火亮走去，一把就抓住了拿着烟的一隻手。

「怎麼回事，五妹？」

她的手是冷的，明德就把烟尾丟到水盂裏，用兩隻手溫着她的手。

「沒有什麼，二哥，沒有什麼。」——她低低地說，那個睡着的明仁還是在發着輕微的鼾聲。「我不過想來問問你，大哥的病怎麼樣？我是有點——」

他像是想了想纔說。

「不要緊，你不要擔心。」

「可是我，我總有一點怕。」

說到怕，他也打了一個冷戰；他強自鎮定自己，用着好像毫不介意的語調說：

「沒有什麼可怕的，他不久就會好起來。」

「是真的麼？」

「真的，他不久就會好了。」

他們相互地都得到一點空虛的安慰，他們都知道這不一定是可信的；可是他們的心就真的靜下一點去。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閃着，幾乎帶了點哭音：

「我們不能丟了哥哥，不是麼？」

「是的，我們也不會丟了他。」

「我盼他一下就能好起來。」

「那不是有點氣麼！」

「我真願意病着的是我，我是一個沒有用的人。」

「說那話有什麼好處。若是你病了，別人也是一樣地惦记着你。」

正在這時候女僕開燈走進來，告訴他們已經是晚飯的時候了。

「我還是不覺得餓，我不想吃。」

明智微微搖著頭說，明德仍是拉了她的手站起來，像對一個孩子說話的樣子。

「少吃點去，再餓壞了你可怎麼辦。」

那個睡着的明仁也爲燈光照醒了，用手掌抹着眼睛，模糊地問：

「什麼時候了？」

「都該喫晚飯了，來吧，我們一道去。」

在間壁的房裏早放好了一張小桌和三個人的食具。他們就坐下來。

喫着的時候他們沒有一個人說話，都是覺着不得已纔吞食着似的。明智更覺得順着喉嚨下去的不是米粒，而是一顆顆小小石子。她忍耐着，費了更大的力量吞嚥，終於她忍不下去了，放下碗筷就站起身來。

「你吃飽了麼？」

明德關心地問着。

「飽了，飽了……」

她急急地回答，連頭也不敢回，就匆匆地跑出去。她跑到自己房裏，並沒有去開燈，一下就躺到床上。

淚水像泉似地湧出來，她不知道該怎麼樣纔好。這一切不幸的遭遇緊緊抓住了她的心，她那狹隘的心，只再三地記着：「天爲什麼是這樣不公平呢！」

突然燈開了，明德站在她的面前。穿過她自己被淚包了的眼睛，她看見他那發亮的眼。他輕輕地拍着她的肩頭，溫順地和她說：

「儘傷心是沒有用處，事情也不會都像你所想的那樣。我們該勇敢地起來，和命運搏戰，我們並不一定就此敗北了。打起精神來試試看！」

可是她還是哭着，她沒有想到自己還有站起來的力量，她的頭昏漲着，幾乎像是要裂開了。

「這樣對你是極不好的，——」明德又接着說：「這一天你已經很疲乏了，你

該早點休息，明天我們一路去看他。快些起來，洗洗臉就睡下吧。」

她勉強地聽了他的話起身用手巾擦一下臉，隨後就脫去長衣，又倒在床上了。

明德把一張被替她蓋好，還送給她一杯開水，然後和她說：

「好好睡睡吧，不要怕，我在這裏守着你。」

他搬過一把椅子，坐在她的床前。她還沒有停止抽噎，時時很艱難地喘着氣。他把燈熄了，點起一支烟抽着，微小的火亮，當着他吸一口的時候閃着更大一點光。那正像一星魔火，她望着，不知不覺地就睡起來了。

醒來的時候眼前還只是一片黑暗。她伸出手去摸，知道已經沒有人坐在那裏，她就想到她睡了許久，快該起身去看明生了。

正在這時候她聽到了三下鐘聲。

「纔只是三點呵！」

她歎息着，再也沒有一點睡意，十分清醒起來。她焦灼着，她想着爲什麼當她睜

開眼的時候沒有滿眼的陽光？人們都還在睡着，她也不能就起來；可是她的心無時不在想着一下就飛到明生的身邊。

她想着他會覺着多麼詫異呢，當他醒來的時候？他一定想不出他怎麼會去到那個陌生的地方吧！我們也沒有一個陪伴他，沒有人能細心地告訴他。想起了母親，他也許又要哭了，對於他的身體，哀傷怕是最不相宜的了。

『也許他還不會醒來，——』她又想着，『就許他不能醒過來，永遠也不能醒過來！』

這樣想着她就又哭起來，每個角落都回應着她的啜泣，她那腫起一點的眼睛好像沒有多少淚可以流出來了。

靜靜的夜，一切細微的聲音都可聞。秋蟲像是都疲乏了，遠近的狗的鳴叫，更清晰地聽到。有的聽得出是穿過了多里秋夜的寒空，那聲音纔來到耳邊。月光正像慘白的臉色，照在她的臉上，她不願意看，她就緊閉了眼睛。

可是她並沒有能睡，她是一分一秒地忍耐着。

終於曙光從天邊升起來了，淡淡的，只使人分辨出物件的影子。在黑夜之後，這也是爲人所歡迎的，而且都也知道此後就有更大的光明將來到人間。

她在耐心地期待着，微光已經爬進了她的屋子，天是就要亮起來了，她高興地起了床披了長衣站在窗前，晨間的風像水一樣地潑在她的身上，打了一個寒戰，却還是挺了身子站在那裏。

太陽漸漸地滾出來了，在屋頂上和樹梢上灑滿了金黃的光輝。

「又是一個早晨，又是一個早晨！」

麻雀起始細碎地叫着。

七

她隨便用了臉盆的冷水洗過臉，就匆匆地跑到明德他們的住室去。明仁纔坐起來，爲了身材和面容的一點相肖，她急切間以爲是明生了。她纔要叫一聲，立刻就想到那並不是他，明仁這時候也抬起頭來望到她。

「這麼早就起來了，——你的眼睛都腫起來！」

他說着就走過來看，可是她一下就避開他，把手掩着眼睛，走近窗口那裏說：

「我不要你說，我也不要你看，你快點把二哥叫起來，我們去看大哥去。」

「我沒有睡着呵——」明德說了，接着是一聲嘆息，「這一夜我都是這樣。我的眼睛雖是閉起來，我的腦子很清楚。什麼聲音我都聽得見，小五走進來我知道，送牛奶的自行車我都聽見了。好像是睡着，其實是沒有睡。此刻我的頭比鐵鑄成的還

要重呢！」

「再想法睡點吧。」

她關切地說。

「沒有法子，早點起來也好，……」

他一面說着，一面坐起來，披上外衣，就把兩隻腳插到拖鞋裏。

「我們什麼時候到醫院去？」

明智轉過臉來問着他。

「這還不到七點半，總得要等到九點纔可以。」

「你說是九點鐘他們纔許看望病人麼？」

「我想總得那個時候，早去了也沒有用。」

「那我們到八點半就該動身。」

「差不多要那時候，——」

可是怎樣來消磨這一節時間却成爲難題了。她佇立在窗前，望着小小庭院中的花草，陽光把經夜的白霜照成閃着一點光的水珠。落葉就鋪在地上，隨着陣陣的輕風，打着旋子或是溜過去。只有菊花傲然地站着，好像和一切人宣說：『我什麼都不怕，我也什麼都不要，別人都死去了的時候，我還要堅強地生長！』

她反復地想着這兩句話：『——別人都死去了的時候，我還要堅強地生長！』她自己也好像更有點力量了，她轉過頭去看看桌上的小臺鐘，纔過了五分鐘的光景，她立刻就感覺到時間過得太慢了，嘆口氣。

她懶懶地走到牆角的沙發那裏，坐下去，把右手架在椅背上，手掌托了腮。

漸漸地她的眼睛閉起來，他們輕輕動作的聲音和微弱的鐘擺聲正加濃她的睡意，她忘了自己，忘了這個不幸的人生，一直到她隱約地聽到人的呼喚，她纔記起來，霍然站起，兩手匆忙地揉着眼睛。

『該走了，五妹——等等也不妨，你纔睡醒。』

『不要緊，那怕什麼，我們就走吧。』

出了家門，他們朝着有電車停站的街走去，他們正趕上一輛纔過來的車。

車裏的人很多，只有明智勉強尋到一個座位。路顯得長了，每一站她都朝窗外望望。

走下電車只有三分鐘的步行就來到醫院的門前，他們匆匆地走進去，穿過了堆滿病人的甬道，他們就走到問詢處。

守在那裏的人好像十分忙迫，他並沒有抬起頭來看一眼就問着：

『有什麼事呵？』

『探望病人應該有什麼手續？』

『住在幾等呵？』

『三等，』

『三等是每天下午三點到四點。』

「什麼，下午三點到四點！」

明智叫出來，可是那個人只冷然地翻起眼睛來望一下，隨着又低下頭去。

明智的臉立刻更紅了，明德拉了她一把，要她不必再說下去，他自己却以和緩

的語調說：

「您不知道，病人病很重，我們必須去看看他。」

「他住在幾號？」

「三號，昨天纔進來的。」

「唔，唔——」那個人一面漫不經意地應着，一面把一本黑色的簿子抽出來

查看。

「是姓×麼？不錯，昨天進來的，大夫並沒有留下話說可以隨時探視，只好請你

們下午再來了。」

「您不能設法通融麼？」

「沒有法子通融，這是院章。」

那個人關了簿子，又起始和別人說話了。

「都是一樣麼？頭等和二等呢？」

「頭等麼，是隨時可以去看的，二等每天上午一小時，下午兩小時，三等因爲完全是慈善性質，每天只有一小時了。」

「可是我們也化了錢的。」

「先生，您算算看，那一點錢，夠的上幹什麼！」

那個人說完了，還哈哈地勉強冷笑了兩聲。

「好了，好了，什麼都是分分分級，住進來又像住監獄，我們不要治病，我們要病人搬出來。」

明智搶過來用較高一點的語音說，可是那個人，因爲在社會裏已經住過這麼許多年，懂得怎麼樣說話，就毫不動情地回答着：

「小姐，退院那您得朝大夫去說。病人來到我們這裏，就是我們的責任，您要他出去也沒有辦法。」

明智還要說些什麼，明德却勸着她離開了，他們仍然從病人的堆裏出去。

「真弄不清是這些規則法律造出了人類，還是人類造出了它們！」

她還是十分氣憤地，走出了那白石的庭院。

「不要和那些東西們真生氣，回頭我們要哥哥住到二等去，那就方便得多了。」

明仁輕輕地拍着她的肩頭說，她却正在憑想像來望着那些窗子，不知哪個窗裏躺着他們的哥哥。

她的氣憤始終也未曾消下去，總像有些什麼梗在胸間，因為沒有能如願探視，心也安不下去。她已經失去了一切忍耐的力量。

「這也好，我們下午再來，——」明德這樣說，「我們該買點花，糖菓帶給他，他一定會更高興。」

走出門，一羣洋車夫湧上來；可是他們却搖搖頭，表示不預備坐車。

他們信步走着，他們並不想回家去。

「我們到公園去坐坐吧。」

明仁這樣說。

「那也好。」

公園和這個醫院並不十分遠，只要走盡兩條街就到了。他們走進門，不像夏天那樣，景象是十分冷清的。行人的土徑上，參天的松柏遮去了太陽，只有很少的陽光艱難地射下來。其他的樹木多已脫盡了葉子，有的落在水面上，漂浮着。沒有灰鶴的鳴聲，想來已經飛向溫暖的南方。風吹動樹梢，像海的波濤，集中的鳥恐怖地叫着，在樹枝間飛繞穿行。看上去，天仍然是藍的，有一片兩片白雲在飄動。

樹下的竹椅竹桌都空在那裏，白的桌布被風吹起來，若是沒有什麼壓好，該早飛上了天。他們找了個朝陽的地方坐下來，茶役一面叫着手巾一面飛快地跑過來。

八

買了一束淺粉色不知名的花和兩盒糖一包水菓，他們三個在下午三點鐘又到了那個醫院。他們逕自走到病房的門前，就有一個看護阻住了他們，請他們填填備好的表格。說是不填就不能進去。

當着他們填完了，那個看護就說：

「只能進去一個人，一個出來那個再去。」

「這又是爲什麼？」

明智翻起了眼睛問着。

「不外是爲病人好，病人哪裏有那麼多的精神。」

「那就是五妹先去吧。」

他們把物品都交給她，那個看護却又告訴他們除開鮮花什麼也不能帶進去，因為病人的食品都由大夫定出分量來，食品一概不許送。

她氣恨恨地只拿了花束就走進去，她沒有時間再去問詢，她的心是老早就飛到病人的身邊。

在三號的門前她敲了兩下，聽到裏邊的應聲就走進去，她看見他正張着眼睛朝門這裏望。

「呵，小五，你來了，你——」

他十分高興地伸出手來，她就急走兩步，走近他的床前。她的心整個地都為欣喜充滿了，她沒有想到他是這樣子，她以為他一直還沒有醒過來。她抓着他的手，像是因為寒冷在微微地打着抖。

「你的眼睛都紅腫了，昨天沒有睡好吧？」

「大哥的眼睛也腫了呢！你不要只說我！」

他們什麼都不說了，只互望着，她的嘴角露出微微的笑來。她十分痛快，她的心
中再三地想着：「大哥是不會死的了，大哥是不會死的了！」

「你是一個人來的麼？」

「他們都來了，不許同時進來，我出去他們纔能再進來一個。大哥，你看看，你喜
歡這花麼？」

她舉起纔放在小桌上的那束花朝他問着。

「好，真好，有那麼好看的顏色。」

「你若是喜歡，以後每次我都可以帶給你。我們還買了糖菓，他們不許帶進來，
那真沒有法子。」

「我到不想喫，把花插到瓶子裏就好了。」

她把花插到一個空藥瓶裏，放了一點冷水。

「哥哥的情形比昨天不知道好多少，你一定不久就會好起來，一定是這樣！」

因爲過分的喜悅，她的眼睛裏都包着淚了。她却不知道爲什麼會這樣愛她的大哥。

他笑了，他的笑是那麼無力，那麼衰弱，只是把嘴角牽動着。他的臉色還是那樣蒼白，因爲在下午，兩頰的紅暈顯得更重了。

「大哥的臉色也比昨天好，更紅一點。」

「那並不算好，我正在發燒。其實我是上午精神好些。你們若是能那時候來更好。」

「他們不許進來怎麼辦！今天真氣死我，我想不如換到二等也自由些。」

「那也好，那也好……」

正在說着的時候，有人敲了敲門，隨着就走進來一個素衣的看護。她帶着一付冷冰冰的臉。

「小姐，您該出去了，已經快到十分鐘。」

「什麼，什麼，不是三點到四點麼，」

「每次却只許十分鐘，這是爲了病人的好處。」

「難說你們關起他來，不許他的親人來探視也是爲了病人的好處麼？」

「您不必動氣，這也是院章。」

說完了這句話那個女看護就動也不動地站着，看樣子她是等待着她走出去纔離開這裏。

「回去吧，五妹，明天再來。」

他伸出細瘦的手來輕輕拍着她的肩，她却低聲地說着：

「院章，規則，法律……這都是害人的，是不是，哥哥？」

他又笑了，還帶了一點驚訝，想不到她那樣的孩子會說出這樣的話來。

「好，等我病好起一點來，隨我——」

想到了那個看護，他就頓住了。

路。

『不要着急，明天再來看你。記住了，換到二等去，我們可以早晨來。』
『好，你好好走吧，不要惦記我，這裏也很好。』

她轉身走了，對那個站立的看護一眼也不看，只低着頭，看定了自己的脚尖走

路。
『這不是醫院，這簡直是監牢，是地獄！如果我生了病，我不要這羣鬼醫生看，我也不要住到這鬼地方。』

她一面走一面在心中咒罵着，推開了門，就遇到殷殷地等待着他們。

『大哥怎麼樣了？』

明德和明仁幾乎是同聲地說出。他們湊到她的身前，只等着她簡單的回答。

『他很好，你們去看他吧。』

提起了大哥，想到比昨天漸好的病情，纔又引起她的高興來。明德並沒有等待

她的敘述，就逕自走進去了。

她不願意呆呆地守在那裏，順了甬道她朝着診療室那面走出。在等候的地方，一排排的木椅上已經坐滿了人。爲了病痛的折磨，在他們的臉上尋不出一絲笑容。有的忍不住呻吟，有的是半臥在那裏，有的孩子是在哭着。可是年青的醫生們和看護們穿了白布服，有着亮的和打着圈的頭髮，迅速而愉快地穿來穿去。他們有的啣了烟斗，有的嚼着糖，有的哼着歌曲，相見的時節用外國的禮節和語言相互地交談。地板是光滑的，他們儘可以走着巧妙的步子，使他們的身肢十分窈窕，動人。他們的眼睛看不見什麼，他們也聽不到什麼；這只是一堆無生物，等候他們的藥石或是宰割。是的，多少人都這樣說過：『要有殘忍心纔能成爲名醫。』

一個三十多歲的貧苦婦人，伴了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婆婆來看病。那個老年人顯得十分衰弱，嘴唇時時在發抖，她們等待許久了，一直還沒有叫到。那個中年婦人一把抓住一個走過去的看法，哀懇的說：

『姑姑，您給看看吧，我們等了這許久，上年紀的人實在熬不住了，病又重，您修

修好，快點給她看看。」

那個女看護先推下去婦人的手，然後把自己的手掩了口鼻發着唔唔的聲音說：

「你看，不都是等在這裏麼？我也沒有法子，病要是真重，就掛個特別號。」

「那就費心您給掛一個吧。」

「掛一個，你自己到那邊去。」

那個女看護遙遙地朝那邊一指，她那發光的手指甲美麗地閃着。

中年婦人謝着她，和那個老婦人低低地說了兩句，就到那邊去。可是她很快又回轉來，哭喪着臉，老婦人邊呻吟邊問她。她幾乎是嚷着回答：

「沒有法子，我們沒有那麼多錢。普通號只要三十個銅子，特別號要十塊錢。對了，十塊錢，一個也不能少！還得是重病，不是重病大夫還要退回來。我們窮人怎麼辦？就在這裏等吧，小病總可以等出大病來！」

那個老婦人的臉色像是更不好看了。

在那裏站立的明智，突然覺得有人在肩上拍了一下，回過頭，就看見是明德和明仁。

「我們找了一下，沒有找到你，沒想到你站在這裏。」

「怎麼你們這樣快就出來？」

「他們不許我進去了，」明仁啞然地說，「他們說一天只準見兩個人，沒有法子，只好不進去。」

「真是，這算是醫院麼？」她憤慨地說，「我情願病死也不會到這裏來！」

他們一齊走出去，邁出了那座門，他們纔感覺到蓋在上面的是藍藍的天，浮蕩在空中的是自由的空氣。他們的心却有些平靜下去了。至少他們知道加上了母親死去的哀傷，他也不會就被打倒下去。他能活，他還能活；可是能活到什麼時候却很可能成爲疑問了。

「想那麼多幹什麼，誰知道明天的事？沒有需要的人會永遠長生，有需要的人時常更容易死去，由於自然的力量或是人爲的力量……」

三個中的一個這樣想着。

他們共同地邁了大步在街上走着。

九

在醫院裏住了十天之後，醫生就允許他可以退院了。說是暫時的危險期已經過去，一切都只需要靜養，住到專門療養院去比住在醫院裏更有實效。

他並沒有住到療養院去，他想住在家中。他要經風經雨，他不能只在好的環境中生長。

他不再吐血，嗆嗽還是有的。他顯得那麼沒有力量，當着他咳嗽的時候他的背就彎下去，他的臉漲得有一點紅，咳嗽的聲音又是十分空，像沒有下氣的樣子。他的眼睛却冒着光，他對於什麼都不甘心。他需要強壯的身體，過人的精力，他不願意白白地活在這個世界上，他有許多事情要做。

家裏住了三天，他就想到了去探望母親的墳墓。明智頭一個攔阻着他：

「你纔好，路又不近，先不要去吧。」

「我的心總是安不下去，我還有些呆氣——」他說着，抓過來她的手，「我時常想到她一個人躺在那裏說不定會感到寂寞和恐懼的。」

說完了，他的眼睛裏又閃着光，那是因爲淚水又充滿了的緣故。

「我也時常那樣想，哥哥，母親被埋葬的時節我都要瘋了。我想着那麼些土和石塊壓在她的身上，如果她醒轉來的時候怎麼還能出來呢？那時候他們都要我丟一把土下去，我不丟，我不忍心埋她。」

「命運是殘酷的，也是不公平的。」

他嘆了一口氣。

「我也是這樣想，——」靜在一旁的明仁忽然說。「自從母親死去了以後，我見着每一個人都要暗問一聲「你也是沒有母親麼？」看他們那高興的樣子，他們一定都有母親的。「可是我就沒有了」我的心裏這樣想，沒有了母親就是沒有了

家的溫暖，我們孤獨地活着，沒有人關心我們。」

「我們再不要溫暖了，我們要勇敢地活着！」

明生把聲音提高一點說，可是他像經不起這樣用力，他的嘴唇微微抖着。

「爲了什麼勇敢地活着呢？」

他又暗自想着，他稍稍覺得一點茫然；隨即使自己的心堅定，就想：

「爲了要活着就該勇敢！」

終於在一天的下午，他們帶了鮮花和菓品，坐了一乘馬車，一同去探拜母親的墳墓。母親是葬在城南的公共墓園中，那裏面躺了許多死去的人，每天也不斷地有活着的人來祭奠。

天氣已經到了初冬，除開常青樹，其他的樹都脫盡了葉子。白皮的楊樹孤另地插到半空去，顯得徑邊的柏樹更矮小了。池水像油似地凝滯，離開結冰的時候大約

也不遠了。路人的衣服加厚了，還顯出一點縮頭縮腦的樣子。

纔出來的時候天氣是十分清朗的，走了一半，突然括起了狂風。近着塞北的城市，時時有這樣的風，還夾了細小的沙粒。不知從哪裏就吹來了灰塵，不盡是灰的顏色，還顯得一點黃澄澄的。

『要不我們回去吧，天氣不大好。』

明德頭一個這樣說。

『那怕什麼！』

『怕對你的身體不好，這樣的風，最容易使人受感冒。近來你纔覺得好一點，』

『不怕，不怕，我們什麼時候都不要回頭，我們只走向前的一條路！』

他堅決地說。他們就不再說，默默地坐着；可是細沙已經從車窗的縫隙鑽了進來，飛到他們的嘴裏。他們都感覺到那不自如的滋味，眼睛裏也許飛進一顆兩顆去，

再也張不開來，還在流着淚。

再走了不到一刻鐘，車就停在公墓的門前。他們一個個地走下來，當着明生纔站到外面，恰巧一陣風，像是要吹倒他，他踉跟了兩步就停止住，明智趕着伴在他的身邊，倚了他，支持着他的身軀。

「我們先去歇一下麼？」

「不，立刻去……」

明生像是還有許多話要說出來，却爲什麼哽住了，就低下頭去。

「那就是了。」

明智指點着靠東邊的一座墓。他的脚步立刻快起一點來，他也沒有行禮，就伏在墳上哭起來。隨着他的明智也嚶嚶地哭泣。

明仁和明德放好了祭品，一面流着淚一面把花朵散在墳墓的四周。

他是盡性地哭着，他的心整個被悲哀佔據了，他再也想不到其他的事。有時候

還在孩子氣地懷疑着『怎麼會在這下面躺着我的母親呢？這也許不是真的……』可是他的淚是無盡地流着，他的手和腳都發着涼，他的心是更猛烈地跳躍。

有時候他是艱苦地喘着氣，風又順着他的喉嚨吹下去。明智就勸着他：

『不要哭了，哥哥，看哭壞身子……』

可是她却是一面勸一面自己也還在哭着。明德站在那裏，靜靜地凝望着，像是思想着什麼。也在哭着的明仁，忽地止住了哭泣，站到他們身邊說：

『我們該回去了，儘這樣哭不是事。死去的母親如果有知覺，她一定不願意我們這樣——』

『記念着母親！我們該好好地活下去！』

明生也止住了哭，仰臥在那裏，每一個字都達到他的耳中，他的心却是想着自己。已是躺在母親的懷抱中，像二十幾年前一樣。明仁俯下身去，扶起他來，他的臉色顯得更難看了，沙土也在臉上留下污跡。

他走過去摸摸立在墓前的碑碣，好像觸到他手的不是冷冷的石頭而是母親微溫的身子。他却立刻想到，母親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生存，他已經再也不能聽一聲母親的言笑。

他們扶了他緩緩地走出墓園，他時時回過頭去看，留戀地邁着脚步，他記不清自己怎麼樣又坐到車中。他的眼睛顯得枯澀，他的頭昏脹着，他只好倚在明智的肩上，哀哀地呻吟着。

「我不久也會躺到土裏去。」

他忽然這樣說了一句，他們像是爲他這突然出口的話呆住了，都想立刻找出一句話把他的話岔開，可是都覺得有點失措，腦子像是金屬鑄成的。

「決不會，決不會……」

明智急急地說，可是她再也說不出別樣的話來。

「你怎麼能說不會？」

他苦笑着說。

「我知道，一定是不會的，——不會有這樣不公平的事！」

「難說，——我自己也很知道我自己，我的身體壞到極點了，怎麼還能活得長

久！」

「誰能活得長久呢？」明德喟然地嘆了一口氣，「像這樣昏沉沉地活着，這能算是活着麼！」

「不要說那些話吧，我想大哥還是得去住療養院，好好養一下，自然就能完全好起來。」

「是嗎？你說的話是真的麼？」

「真的，只要你能安心養，你會好的。」

「我應該好起來，」他喃喃地說着，「我要照顧我的弟弟和妹妹，我還有我的事業，我要把愛母親的心移來愛人類，我該堅定自己，我一定要這樣！」

他把頭微微地揚起一些，望着前面，好像前面正閃着耀眼的光亮。
不久，他就疲倦地又垂下頭去。

十

爲了信仰他被丟在獄中過了五年的日子，（這已經是十分僥倖的了，不然的話他就不知道什麼時候纔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氣。）還使他的健康壞到不可想像的地步；可是自己的信仰沒有一點動搖，在最初也沒有因爲嚴訊和利誘說出對於同道人不利的話，當着他重復生活在這廣大的陽光照耀之下，他有着萬分寂寞無訴之感。他知道得很清楚那面的門對他已经關閉了，這是照例的事，一切的解釋與申說都是無用。如果他還能活下許多年去，他怎麼能這樣如聾如聵地過着日子；如果他不久就要死了，他也願意死得像一個火花。他需要一個爆炸，雖然只有極小的聲音和極微弱的火亮。現在他却是由於弟妹們的體貼看護之下，像一個病人似地生活着。醫生禁止他許多件事，他的腦子却還是活動的。他要思想，他想到這生活和

在監獄中沒有什麼兩樣。他怎麼能就這樣來消耗自己的生命。當着他一閉起眼睛，他就好像看到了無數隻手朝他張開，表示不要他，不要看他也不要聽到的樣子。他十分氣憤，他大聲地叫起來，然後喃喃地說：

「你：你們拒絕我了，我是廢物，我是廢物……」

他是說出了聲，就有人的語音在耳邊響。

「大哥，你醒了，說些什麼？」

這正是守在他身旁的明智，她用手輕輕地撫着他的前額，覺出一點汗，就用手帕擦着。

「你做了夢吧？」

「不是夢，是眞事。——還有別人在這兒麼？」

「沒有，只是我一個，他們到街上去還沒有回來。」

「唔，唔，——」他望了望她，「你還年青，你不能知道這些事，對了，你也不能懂。」

「我知道，大哥，我不再是小孩子了。」

「你知道我麼，我爲什麼關了五年？」

「我知道，二哥早就告訴我，不許我對別人說。」

「你怕麼？」

「我不怕，——爲什麼要怕呢？」

他露了微笑，可是這也掩不住他心中的悲憤。

「別人說我們比狼虎還要厲害。連你的教師也會這樣和你說的。」

「也許他們說過，可是我不記得。在精神一面我們正該如狼似虎，年青人都該

這樣。」

「我的精神還不差，對於自己的信仰也沒有起過一點懷疑；可是他們已經拒

絕我了！」

他失望地看了她，他的眼睛冒出火一樣的光亮，像是要燒燬些什麼。

「大哥，你不要這樣想，你還沒有回到他們那裏去，你一直是病着，你怎麼能知道？」

「我知道，我知道……」

「——再說也沒有人來看過你。」

「一直都是這樣，只要被拘捕了，從此就是一個沒有用的人，不會再要他，雖然他有過許多功績。」

「那真是太不公平了！」

「也有事實上的困難，因為幾次意外的不幸，就有了這樣的規條，什麼人都是
一樣……」

「又是規條，規條……」

這兩個字刺着她的腦子，她不知道爲什麼這空洞的範疇能主宰整個的人類。

「如果我因爲受不過刑罰說出些有關係的話，那我就算是害蟲。」

「什麼又是害蟲呢？」

「自然以爲是要爲害的呵！害蟲是必須消滅的，遲早總是那條路橫在面前，可以說很少有例外。」

「你總算對得住自己也就是了。」

「我不能這樣平庸地活下去，我還有一腔熱血，我想灑出它來，別人却不再信我。」

「什麼事都不要多想，好了以後再說。」

「我怎麼能不想，以前有母親牽住了我，現在母親不在了，你們也都長成，正是該我獻身的時候；可是別人再不理睬我，我只是一條無用的老狗！」

他的眼睛裏都迸出淚珠來，他的兩頰火紅，他的呼吸顯得十分短促。

「——我還不老，我一時也不會死，我怎麼就該像這樣活下去？我只成了一個累贅，成了一個該被人取笑的傢伙，我怎麼能忍？你想想看。」

「你該聽我的話。你的健康沒有恢復以前什麼都談不到，你應該好好養，好了的時節再說。」

「我告訴你吧，五妹，我沒有法子好，我很知道我自己。要我靜一刻我也不能夠。我只是一個情感的動物。你也許知道，最從前我被女人纏昏了，以後我醒過來，我忠心我的信仰，我就失去了我最愛的女人。我沒因為她死掉，我的靈魂有所寄托，我知道我為什麼努力，我也知道我的所作所為有什麼目的。現在我失去了一切，我是一無所有，我憑附什麼再活下去，就是我的病會有好起來的一天？」

「你該休息，話說得太多了，好了的時節自然就有你生活的路，你不必多想。」

「痛苦的是我不能在這一段時間中死去，我還活着，我有腦子，我也能思想，我就愈加不能忍耐了。」

「想得太多不也是無益麼？」

「也沒有法子不去想，就因為我是活着——」

他嘆息着，他的臉爲苦痛和憂憤扭着，他絕望地看着她的臉，她的臉還是那麼天真無邪。她還沒有踏進社會一脚去，她也沒有張開過眼睛。家和學校就是她整個的世界，此外她什麼都看不見了。

「你還是一個孩子，你不會懂，你還太年青……」

他喃喃地說，像是很吃力地大大喘了一口氣。他抹去眼睛上的淚珠。

「我知道我太年青，我也有我的見地。你只該好好調養，你不必多思慮，有了好身體，以後說到的纔是事業。你看你自己離開了醫院，並不見好起來。——」

她忽然停了嘴，她想到在一個病者的面前不該說出這樣的話，她就立刻改說：

「——我的意思是說你不是像從前好得那樣快，是不是，你說？」

「我也知道，我還不如住在醫院裏，還一天一天地壞下去，我很清楚，我也不怕。」

「也用不着怕，只要你肯好好養，不久就會好。」

「哼，我每天晚上總是咳嗽。——」

「我聽得到，我常常輕輕放一張椅子，坐在你的門前靜聽，什麼時候你安安靜靜地入睡了我纔離開。」

「我真不知道，你不該這樣，睡眠對於一個人是多麼要緊呵！今天晚上就不許你這樣做了。」

「我聽你的話，不過你知道，把我一個人關在房裏我睡不好，像是永遠聽你在咳嗽或是呻吟——」

「也許我是在咳嗽。」

「不是，多半是我誤聽了，我悄悄起來，到你的門前，我却聽見你微微的鼻息。我想那是我神經的毛病。你總是睡得好好的連轉側也沒有。」

「你以為我睡得好好的麼？」

她沒有回答，只點了點頭。

「我很少睡得好的時候，一閉起眼睛來就是夢。」

「做夢也是很費精神的呵！」

「是這樣，我總是有極恐怖的夢，一下子會把我嚇醒了，有的時候是從萬丈高山跌下來，——有的時候又是被人追得沒有一條路，——有的時候我自己是丟到一個可怕的地方；可是昨天晚上我夢見了母親。」

「呵，你夢見了母親。」

她像是帶了羨慕的嘆息說。

「我夢見她，她和從前一樣。——」

「不更胖起一點麼？」

「沒有，就是和我最後看見她的時候一樣。」

「你還不知道母親在故去之前瘦得不像樣子了！」

「我不知道，你們沒有告訴我；在夢中，我忘記她是已經離開了我們。我只記得我又有一個遠行，我和她告別。我跪在地上抱着她的腿，我哭起來。」他說着停了停，

「好像那時候我覺得出就不能再見她了似的。我大聲地哭，一直到哭醒了我自己，我還是哭着——」

「明德沒有醒麼？」

「他醒了，他問我爲什麼，我就告訴他，那正是天快要亮的時候，一絲亮光起始在空中飄游。」

「因爲你總在想念她。」

「也許是，我不知道。」

「母親一定也在想念我們——」

她說出孩子樣的話語來，微微仰起頭，兩注清淚從眼角悄悄掛了下來。

「大哥，我要和你說，你應該好好養病，——」她搖着頭，好像要搖去了淚珠似的。

他也用充滿了淚的眼睛望了她，他默默地，可是自己的心中却在想着：

「我爲了什麼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呢？我怎麼能活下去，我就這樣忍苦過着一天一天的日子麼……」

他始終沒有說一句話，只是凝然地望着她。

十一

終於，爲了療養的方便，他還是住到自然肺病療養院去。地址是在西郊的半山上，主管的醫生是被尊爲肺病專家。那個療養院也是依照錢數分成了不同的等級，裏面幾乎住滿了人。他住的一間朝南，每天都有大好的陽光落滿了室內。推開後窗就是一條山溝，在夏天必然是流着水，到冬天却乾枯了，積石上堆滿了落葉，上面的一層都是枯黃的，風吹動時，顯出蓋在下面的紅葉來了。

望着遠山，陽光不是那麼普遍地照臨。山坳上落着極大的黑影，黑影漸漸地漲大了，天就入了夜。夜是漆黑的，難得有燈光望得見，什麼聲音都蕩起大的回音。一點火亮，像不是人間的，有時候是在空中浮着，如浮在水面的一點萍。這一星亮，時隱時現地，許是風吹動了樹，樹就把它藏起來了。

若是風爬過了山頂，來撫摸每棵樹梢，就好像海濤一樣地響起來了。每個人都以為是到了海中，（如果他有過海行的經驗）巨大的浪升起又伏下，蘊了無比的大力，猛烈地撞擊着石岸，把自己打成破碎的人。覺得自己是漂浮了，房舍也漂浮起來。好像都是在這無涯的波濤中忽上忽下地……迷茫中也許會叫出來：「來人呀，該把窗子關好了，怕海水撲到窗裏來。」

醫生却只許他仰臥着，每日他所看見的，只是那粉白的屋頂和懸着的一盞燈。他下了大的決心，他要好好地靜養，什麼也不思索。伴了他五六天的妹妹和弟弟，他也要他們回去了。他不願意他們爲他荒廢了自己的事。他只要他們每星期來看他一次就好了。他遵從醫生的話，不知道爲什麼想活下來的念頭在他胸中堅強地升起。

那是在一天的下午，他纔從午睡醒來，僕人進來說當他睡着的時候，有一位女客來看過他。

他覺得十分驚訝，誰會來看他呢？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出了獄，也沒有人知道他住在這裏，（他想起來他已經是一個被忽略的人，）又是一個女客，他又想起來自已許多年沒有和女人有過來往了。

「爲什麼她不進來呢？」

「您不知道麼，這裏的規矩很嚴，下午一點到三點，算是午睡的時候，誰也不能進來。」

「她也沒有留下姓名麼？」

「沒有，她說過明天上午再來的。」

僕人說過後出去了，他的心却一時也不能靜下來。想起他遇見過的兩個女人，第一個是憑了說謊過着日子，歡喜安逸，酷愛虛榮的，而且和他是在不義不忠的情況下分別了。再有一個是安嫻文雅，膽子小，見了生人就要紅臉，連愛情都不敢說出來的。一隻小鳥。她愛他，關心他，他們是用純樸的心苦戀過。終於他們分離了，爲着怕

使公同生活殺害了愛情。可是他的心時時會想起她來，有時候是苦痛着，更痛恨着從前的不落邊際的一些理想。但是她已經嫁了人，安靜地生活，還做了母親。雖然他和她生活在一個城市之中，他們很少相見，偶然遇到了，也不過是像平常朋友一樣地打着招呼而已。但是一遇見了，他的心許多天都不能靜下去，他用各樣的斥責問着自己，他的心苦痛着。這全然是他自己的錯處，她正是如了他的意活下去；可是他却苦痛地活着。

「我想她會來看我，——」他自言自語地說，「她能知道我的遭遇，她也能知道我的病；我們從前是有過好日子的。她不是說過永遠愛我的麼？」

他也知道自己一直是在愛着她。爲了別人，爲了事業他都說過他並不愛她的；可是他的心時時起着對她的想念。他還記得有過一次，真是爲這情緒折磨得不能自持了，他就去到她的門前徘徊。那時候在下着雨，他就任着雨水濕了衣裳。他沒有去敲門，還是一個人淒涼地回來了。

有時候他想着自己是幸福的，因為始終沒有被女人絆住了自己，有時候他又覺得自己是不幸的，因為感到人生的一點疲乏和一點空虛；可是這時節他需要她，他需要她的溫存和她的好心。他知道他是要在別人的愛情中纔能重生起來，病要使他死亡了。

他一閉起眼睛來，想到她的名字，很快地就顯現出她的面形來。這許多年都是如此，從來也未曾模糊一點，還像是更清楚了。那是一張親切，勻稱，美麗的臉。處處都留着那素樸的本色。她的眼睛，她的頭髮，她的嘴和她的鼻子……什麼都是十分平常；可是合起來的她，却有着超世的美。她是靜默的，她也是膽小的，從她的眼睛裏他懂得一切的話語。他們有過一些夢，有過一些理想，終於是什麼都被滅了，她只是一隻無力的小生物，順着他所指示的道路走去。她是那麼順從，她都不再回頭望一下。她緩緩地走着，度着人生的一曲一折。有的時候他想叫她，大聲地喚叫；可是他終於忍住了。即使是叫着，她也許不來應他。這正是她的個性，他知道得很清楚，她是那麼

妥當地過着日子。

「她會來看我麼，她會來看我麼？」

他又對於自己起始懷疑了。這麼多年她都沒有來看過他一次，他也想得到她決不會像他那樣癡情地在門前佇立。他知道她什麼都想得很周全，在從前，她再三和他說過這樣的話：

「我要忠於一個人的，我要使這個人信賴我，我應該這樣做，這是每個女人的責任！」

她怕這個社會，她怕她的家，她還怕她自己。對於每一件小行爲，都不能引起自己的臉紅，她要活得正直，沒有一點可以指摘的地方。

「如果又不是她，那該是誰呢？」

他的心中有點急躁了，他有點恨着爲什麼不請她進來，至少也該留下她的姓名。

他再也忍不下去，按着床頭的電鈴，一個值班的僕人走進來了。一眼他就厭煩了，因為又不是方纔來和他說話的那一個。他就問着：

「剛纔在這裏的那個人呢？」

「他下班了，您有什麼事？」

「你把他找來；我有話同他說。」

那個僕人一面應着一面轉身走了。不久的時候他所要見的那個僕人就來了。

「先生，您是叫我麼？」

「對了，我問問你，來過的那個客人是什麼樣子？」

「我也沒有看見，是門房進來和我說的。」

「你去問問門房好麼？」

僕人看着他那匆促的樣子，懷了一點好奇心，一壁應着一壁退去了。過些時他又走進來，告訴他門房也沒有大理會，不曾看清生得是什麼樣子。

「他們也太糊塗了，不該連名字也不留下來。」

「我也問他們來着，他們說那位女客一定不肯留，說是明天一個大清早就會再來。」

「我知道，我知道……」他顯了不耐煩的樣子說，「你出去吧，我沒有什麼事了。」

因為煩躁，下午的發燒更顯著些，他不能安然地仰臥，他把身子側過去，面對了窗口。可是這樣他也並不覺得十分舒適，他就又轉了一個身。

窗外甬道中響了病床車的聲音，還有女人的啜泣，他想得到這又是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活不下去了，拋下了一切的愛惡而死去。

「是的，我自己爲什麼要想得這麼多呢？」他想着，「遲早我也有這一天，什麼都不在我的眼前存在。我不要別人爲我傷心，我要靜悄悄地死去。」

他想着當他死了，他的墓邊要有一棵松，一座短小的石碣，寫出了躺在裏面的

人的姓名，是不甘於死亡終於不得不死的人。

他並不恐懼，正如同死亡是他一個熟識的老友。好像他已經聽到它脚步的聲音，漸漸地近了。他等待着，想好了和這樣友人見面的寒暄，然後就靜靜地隨了它去。他知道在那個世界中或許會遇見他的母親。這是一點欣歡；他珍祕着，他想着也許這樣對他是真幸福的。

在他那疲憊的蒼白的臉上露出來微笑。兩頰上的紅暈，像兩朵花似地開在那裏。

十二

就是想着把心安靜下去，夜中也沒有能好好地睡眠。他聽着在山中迴蕩的古寺鐘聲，他還聽着犬的鳴叫：滿星的天在窗外緊緊地逼視着他。這一夜他時時醒轉來，到了早晨他却無法忍着疲困，他是安然地睡着了。

一點微溫的氣息拂着他的臉，鼻尖有着刺癢的感覺，他就張開眼來。正是一張像貓一樣的女人的臉，俯在那上面望着他，他清晰地看到了凝在眼角那裏的兩顆淚珠。她急急地用手指尖抹去，把頭也縮回一些去。他幾乎是呆住了，他想不到，怎麼她會來了呢？他的心劇烈地跳着，可是他自己極力忍耐，他的臉紅了一陣又淡下去，他像是毫不關心的樣子。

那個女人像是忍不住熱淚的湧出，把手帕頻頻地在眼睛那裏擦着。她仍然像

從前一樣地塗抹着脂粉，她那一雙動人的眼睛包在淚中更增重了魅惑的力量。她的眉毛描得細細的，彎彎的，左嘴角的一顆痣仍是那麼有風采的樣子。歲月好像是忘記了她，她一點也不老。濃烈的香氣使他覺得難耐。她的頭髮梳理得十分入時，有的是彎曲，有的是筆直。沒有一個男人能逃避她的眼睛，他們很容易變成馴服的生物；他也馴服過的，可是現在，他成爲十分倔強的了。

「昨天就是你來看我麼？」

他只是冷冷地問着。

「對了，是我，他們沒有許我見你。」

她仍然有着柔媚的聲音。可是不像從前那樣的輕盈，她還微微地帶了一點顫抖。

「也許你根本就不該來！」

他這樣說着，他所等待的是從前傲強的行動，只是這樣一句話，她就能拂袖而

起的。可是她並沒有那樣做，她殷殷地望着他，暫時沉默了。她把手爲他拉整了被角，還輕輕地在他臉頰上撫過去。她幾乎用了長姊一樣慈和的語氣和他說：

「我知道你恨我；可是不要再恨我，我願意你先安心休養自己，我不值得你愛，也不值得你恨，你把我看成一個平常人吧。你是在生病，我就應該來看你，來給你安慰，你要我做什麼事我都替你做。」

「小姐，請你珍重這沒有用的施與吧！」

他仍然是忿忿的，他想不再望她一眼；可是她的一雙眼睛像是追着他，一刻也不會放鬆。

「不要動情感了，明生，讓我們暫時忘記了過去的事吧。我來到你的身邊是要使你快活的，是要像奴僕一樣地來侍候你的，你吩咐什麼我聽什麼，你需要人照料，我可以這樣做，我只願意你高興一點。」

「哼，那麼那個給你好生活的男人呢？」

「提那個人幹什麼，是的，我從他那裏得到好生活，也只就是好生活而已。可是我從你這裏纔得着精神上的食料。他知道我，他不敢怪我，隨時我可以離開他，他也不敢說一句話。世界上也需要這種笨蛋，不是麼？」

她愉快地笑着，突然覺得在病人的面前這樣笑着是不宜的，就止住了。

「你怎麼會到這裏呢？」

「來到這個城也不過有三四天，這麼多年我只是到處奔波。偶然想到這個山來游玩，無意中又參觀了這個療養院——你知道我就是有肺病的，我到處都留心療養院，一下我就看到你的名子。我就和他說：「你先回去吧，我有點事。」他都不敢問我是些什麼事，我却告訴他「我看到一個朋友住在這裏，我要看看他。」他順從地回去了。可是昨天我沒有看到你，今天我是一個大清早就起來，搭了第一班的長途汽車，我只留下一張紙條告訴他到這裏來，我還告訴他不要他來找我。」

「他會那麼聽你的話麼？」

「你想，他不聽我的話，我還能聽他的話麼！我今天回去就要他一個人先離開這裏，我告訴他我一個人要在這裏久住，也許我就要永遠離開他——」

「你不該這樣，他是個好人，他對你這麼好——」

「對我好有什麼用，我只知道我愛着一個人，這個人愛過我，可是我沒有懂他；現在我愛他了，他却厭惡我。——拋開愛情吧，你要人看護，我能對你好，——」

「對我好有什麼用，我是就要死去的人了！」

自己這樣說着，也稍稍感到了一點淒然，但是他隨即鎮定了自己，他不要在她的面前顯出一點軟弱來。這時候一個看護走進來爲他試着溫度和脈搏。那個看護朝了他們微笑，好像是在不言中已經知道了他們中間的關係。

「你的溫度比昨天上午高些，——」

看護故意地用眼睛瞟着他，隨後又看了看坐在一旁的她。她接下去說：

「你該少說點話，少思索。——」

她一面說着，一面在記錄本上寫好就出去了。他十分氣憤，他不願別人把他看成一個平庸的男人。

「你是應該少說點話，你不要說，只聽我說好了。你也不應該多動情感，什麼事都不擾亂你的心纔好。」

「那除非我是死了，我就都安靜了！」

她不再說話，只靜靜地望着他，把小桌上的一個橘子爲他剝開，檢去一條條的絲絡，送到他的嘴裏。

「你知道，我纔離開你一步，我就後悔了。可是那時候我的個性十分倔強，我還知道，我這個人會毀掉你，我只該遠遠離開你——」

「是的，你會遠遠離開我，就是使我急死了，你也決不顧惜！」

她沒有等他說完，把兩個手指輕輕地蓋在他的嘴上，要他不要再說下去。

「你不會死，我知道。後來我知道有一個好女人愛上了你；她是你理想中的人！」

「你說得很對，她是我理想中的人。」

「在先也許我還有一點忌妬，我想如果他離不開一個女人，爲什麼我不是這個人呢？」

「你當然可以不是這個女人，我不能給你好生活，我從來也沒有答應你——」

「明生，我懇求你，你不要再說了，要我一個人說，只要你聽，什麼時候你不願意聽了，我就停止，這樣好不好？——但是後來我的心胸展開了，我只願意你快樂。我願意我所愛的人快樂。雖然我離開你，我什麼事都知道。我分你的喜和憂，這麼多年來一直如此。在想念着你的情緒中，我纔活下這麼多年來。從我和你分離，我纔對你發生了真正的愛情。我知道你不愛我，你看不起我，我是一個壞女人。不是麼？你是這樣想，我看得出來；可是那也沒有關係。我不是來乞求你的愛，我知道我不配，我只願意盡我一點小小的力量，來使你過些安適的日子。我願意爲你辛苦，我不抱怨，你——你也正需要人看護。你應該愛惜你自己的身子，我可是什麼都不在乎……」

她說着，她的眼睛有一點發亮；可是那個聽着的人，却酣然地睡着了。他那平勻的鼻息，正可以知道他得着好的休息。偶然間却有嗆嗽一兩聲，並沒有張開眼睛，身軀動了動，臉部苦痛地扭着。

她望了他，整個的心貼在他心上，自己都不知道爲什麼會重生了對他的愛。眼睛裏的淚凝聚着，閃着晶瑩的光，她是那麼出神地呆視着。終於，淚珠落在潔白的被上，她就輕輕地用手帕拭乾了。就是這樣坐着，在她的心中也生出無邊的欣喜，她想俯下身去親親他的臉，她又怕會驚醒了他。她屏了自己的呼吸坐在那裏，沒有一點聲音，她聽得見自己的心跳，也覺得出血的循環。她記起點事情來，就取了一張紙，用桌上的鉛筆寫着：

「明生，你醒來的時候會看不見我了。我不過是暫時離開你，我要把什麼都佈置好。我就可以陪你在山上住。不要擔心，我決不是你的累贅。我來服侍你，算是我的贖罪也好。當着你好起來，你隨時都可以吩咐我走開的。我一點不會違拗你，我一定

如你的意。我。只。希。望。你。就。快。快。好。起。來。有。個。好。身。體。忘。記。了。你。心。目。中。的。好。女。人。你。該。開。拓。另。外。的。天。地。你。還。是。年。青。你。也。有。力。量。你。不。能。就。這。樣。銷。沉。下。去！

一個你所厭惡的人，
情。」

十三

第二天，還是在早晨，有人輕輕地敲着門，隨着就慢慢地推開了。他張開眼，把頭偏過一點去看着，最初看到的是一束粉色的石竹花，接着就露出來她整個的人。她微笑着，悄悄地走近他的床前。

「你真還來了——」

「我怎麼不來呢？不是寫得很清楚麼！」

「有點想不到！」

他冷笑着，他真不知道自己了，爲什麼總是那樣刺着她，自己的心還一直像止水一樣的安靜？

「我答應你這樣做了，我不會忘了我的話。」

「可是那一次你離開我，也是我在病着——」

「說那些幹什麼。你喜歡這花吧？」

他沒有管她的話，仍是任着自己的意說下去：

「你也離開我了，說是不久就要回來的——」

「好人，快不要說那些事了，告訴我，把這些花插到哪裏？快告訴我！」

她輕輕地把手指蓋在他的唇上，她想用自己的嘴了，可是她有點胆怯，他却把頭動一動，還是說：

「你一直就沒有回來呀！我等着你，你可像斷了繩的風箏，不知道飄到哪裏去。」

「明生，繩子沒有斷，這根無形的繩是更堅牢。它能使我飄飛了這麼多年，又落回來，落在你的身邊。是的，我曾經在天空徜徉，我遇到不少折磨，我更看到不少人；終於我知道了，只有你，你是……」

她像是有什麼話不願意再說下去，還是捧了花束，呆呆地望着他。他可是顯得

一點厭倦了，他不耐煩地皺着眉，他覺得這一切都太陳舊了。

她的眼睛裏又包滿了淚，走向窗前，把花束插到窗台上放着的一只磁瓶。

「你看這樣好不好？」

「好，——沒有什麼大關係。花總是沒有幾天好的，不久就要凋落了。」

她像悟到了什麼，坐在一張椅子上，她低下頭來看看自己，嘴裏低低地說着：

「不久就要凋落了，不久就要凋落了……」

他却微微閉起了眼睛，想念着的却是另外一個女人。平時他不敢去想念，他使自己忙迫，他怕着一經想起來就又難熄止下去。他知道她也是生活在這個城裏，他們呼吸着一個城市的空氣；可是他沒有見過她，一直是這麼多年了，他都不曾見過她。

他都有點奇怪那時他那愚蠢的理想和古怪的念頭，他不知道那時是什麼鬼東西抓住了他的腦子。本來她是很難說動的，在這一點上他費了很大的力量；可是

當着她已經順從地走着那條路，她就連頭也不回了。這麼多年，連頭也不會回過一次來。但是那些話語，一經想着就十分清晰地起來了：

「我們是相愛的——」

「我們是相愛的。」

「我不會再去愛別人——」

「我也是。」

「我永遠都想着你——」

「我，我也想着你。」

「孩子，這個離別對於我們是必要的，你那美好的影子將在我的記憶中永生。」

「是的，我想你說的很對。」

就是這樣的一句答話，也是經過他多時的努力。她一直都不相信這句話。

分別的時節他們哭着，可是春風爲他們吹乾了淚痕，他們各自走着各自的路。

「——她會想念着我麼，她也會愛我麼？如果她知道我病了，她也許該來看我一次的。」

她却沒有來，那個叫做青的女人却起首廝守着他。她安置好了自己的住處，每天從早到晚地伴了他。她什麼事都肯做，她的行止都看着他的眼色，什麼都做得使他覺得合心，伏貼。因為他厭惡脂粉的香氣，她就洗淨了臉，再也不塗什麼。爲了行路的方便和安靜，她就穿起了軟底鞋。她不要他說一句話，費一點神；可是把一切事都替他做好。

到了星期六的下午，明德領着明智來了。他們很驚訝着這個陌生的女人，他們不知道有什麼故事隱在背後。可是他的健康却更使他們注意，他們就起始看看他，再看看那些表格，得了機會還和醫生們到外面去談幾句。

明生爲他們介紹，他們都點着頭，明智像小孩子一樣地跑近他的床前，低低地和他說：

「大哥，這是誰呵？」

「你不知道麼，就是我最初遇到的那個女人。」

「那一個麼？」她再抬起眼來望望她，她正背着身望了窗外。「我一點也想不到。你不要騙我吧，告訴我她是誰，我不會替你說。」

「我不會騙你，這就是她。」

「我沒有想到她會是這樣子。」

她露了一點驚訝的口氣，她又望了望她。

「連我也沒有想到，我也不知道怎麼她就來了，這好幾天都是她守了我。也真難爲她，近來我的性情又不大好，對她更不好，她都忍住了。」

「哥哥，好了的時候要她做我的嫂子吧！」

「我還能好麼？」

他說完了，淒然地苦笑着，他自己像是就斷定了不幸的結果。

「哥哥總是說這樣的喪氣話，誰說你的病不會好呢？只是這種病多費時候就是了。——有這樣的嫂子也就很好了，你也正需要這樣一個女人。」

「真要是結了婚怕又兩樣了。其實什麼樣的好女人也不能結婚的，這種不良的制度殺害一切感情。」

「你怎麼會知道，你又沒有結過婚？」

「許多書不都是這樣說麼？」

「書，書有什麼用？那不過是一些空想，一些理論。你必須要自己走出路來，那些書不盡然都是對的。」

「是的，你的話也許不錯，我自己也許錯了，這麼多年，我是錯了……」

她知道他又想到了別的事，就不再和他說，輕輕站起來。她走到她的身邊，也站在那裏，看着山溝裏的積葉在風中打旋。她看到她站在一旁，稍稍轉過頭來，對她微笑着。她也微笑着對她。

她自己的心中却在想：爲什麼我不能再成爲她那樣年青無知的孩子呢？我該重新好好消磨我的青春，我知道我該愛誰，我知道我該怎麼樣生活……

『我很感謝你，承你來招呼哥哥的病。』

她像是還有一點羞澀似地半吞半吐地說。

『不，不，不要說這樣的話，這是我該做的事。這樣我的心纔能安下去。我知道你們都有事，我可是什麼事都沒有。也許，也許你知道，從前我們是好過一陣子來的。』

她沒有回答，只是點了點頭。

『那都是些過去的事了，可是我的心到現在更不是我自己的了。我只想着他。我愛他，他早就不愛我了，我也知道；可是我並不要他的愛，只要能使我得着這個機緣盡一點力量也就是了。當着他好起來，他如果不願意看我，我是隨時都能聽他的話離開——』

「你不要這樣想，哥哥不是那樣的人。也許他有一張強硬的嘴，他的心可決不是那樣。」

「唉，我現在也不多求了，獨一的希望就是盼他一天天地好起來，將來的事，他自己儘可以安排。」

「是的，我們也都是這樣想，我們只盼望他早點好起來，在人生的途徑上，我們都還需要他。」

「好了，讓我們大家一同愛着他吧，爲他乞求着早日的痊癒，命運也許不使我們失望！」

她說着，微微仰起了頭，慢慢地伸過手來，握了她的手，她也把另外一隻手握了她的。

十四

在別人的願望和努力之下，他的病並沒有一點點地好起來。他的臉顯得更瘦了，在上午還想張開眼睛，說幾句話；到了下午，只是陷在半睡的狀態中。臉上的紅暈漲大了，嘴唇也顯出枯乾來，時時嚥着嘴。露着青色筋絡的手，從被裏伸出來，不知要抓着什麼。明智露出了焦灼的樣子，明德却沉默着，不說一句話，忽然有兩顆大的淚珠嵌在他的眼角那裏。

「告訴我，二哥，這是怎麼回事！」

她帶着哭音向他問詢，搖着他的一隻手臂。

「醫生的話也許是對的。——」

「什麼話呀，快說出來！」

「他們說過他活不過這個冬天，病菌已經從肺部侵到別的部分去。」

「那怎麼成，二哥，那怎麼成！」

她大聲地叫着，隨即哭出了聲，伏到椅子上。

「爲什麼你不早告訴我呢？」

「早告訴你有什麼用？我只盼望有個例外，可是看他近來的情形，好像真的要過不去冬天了。」

他的那兩顆淚珠也滾下來，接着還有許許多多淚珠朝外滾着。

「他不該死，是不是他不該死！」

她幾乎像孩子一樣地張大了淚汪汪的眼睛向着明德，他也點着頭；可是沒有方法，他們不知道怎樣纔能從死的掌握中把他奪回來。

「療養院的人早就和我說過可以退院了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他們說治療和醫藥都沒有用，早晚脫不開最後的結果，所以他勸我們可以遷出來。」

「那會傷了他的心，你不知道他的腦子有多麼敏銳，他什麼都想得到。」

「自然呵，就是有不幸的那一天，也只能要他住在那裏。我們也不能因為沒有法子治就要他等待死亡，你想，那會是多麼殘酷的一件事！」

「我要走了，我要去看他。」

「就是這時候麼？」

「對了，我立刻就到山上去。」

「他不是不許我們去麼？他說我們不能荒廢學業。」

「上學有什麼用，我要去看他，多看一眼就少一眼了，我不能再離開他這麼遠！」

「也好，也好，他若是問起來你怎麼說呢？」

「就說學校放假也可以，上午我可以躲着他，不使他知道我，下午我就可以看

看他。」

「那你也可以幫幫那位小姐。」

「對了，她也瘦得不像樣子，我怕病菌會傳到她了，她服侍得哥哥很好。」

「唔，也算是難得。」

「我去收拾一下就走了。你什麼時候來？」

「明天就可以去，也許我和明仁一路去。」

她急匆匆地檢了應用的物件，就跑着出了門。喊了洋車坐到公共汽車停站。

她的心是慌急的，時時就有眼淚湧出來，她強自忍着。汽車到了山脚她就跳下來，她是跑到半山的。

站到了他住的那間病房前面，她沒有法子忍住氣喘。房裏是十分安靜的，黑的窗幔嚴密地關着。她的心像是要從嘴裏跳出來，覺得血是迅速地衝流着。

過了一兩分鐘的樣子，她纔輕輕地敲着門，隨着緩緩地推開了。她什麼都看不

見，她站在那裏也不敢多邁一步；一個黑影朝着她走來，拉了她的手。

「智妹，你怎麼又來了？」

她知道這是青的低低的語音，她的眼睛裏包了淚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青領了她的手，悄悄地走到一張椅子的前面，要她坐下去。她自己也挪來一把椅子坐在她的近前。

她們都是默默地，漸漸地她看出來躺在床上的他的身形，他偶然苦痛地叫着一兩聲，隨着又靜止下去。她也看到坐在身旁的青的身影，真是看得出瘦下一些去了，有時候她也在咳嗽着，可是她用手帕緊緊地掩了嘴，不使出一點聲音。

「你知道麼，哥哥的病沒有法子好了。」

她低低地說，她的聲音打着抖。

「我知道一點。」

她也用低低的聲音應着。

「是不是那個醫生告訴你的？」

「不是，我自己看得出來，我可不敢說。從前他自己常說他是快要死去了，可是近來他總盼望着能快些好。他愛外面的太陽，他愛山，他什麼都愛。」

「那爲什麼他還要這樣子關起來呢？」

「他嘴裏說着愛，實質上他已經沒有那份精力。他需要安靜，也不能承受光的刺激。」

「這麼些天却苦了你了。」

「不說這個話，你不知道我怎樣追悔，追悔是沒有用的，我要盡我的力。這樣我的心纔能安下去。使我最苦痛的就是他不喜歡我，一點也不，我並不要他的感激；他只是把我想得極壞。他恨我，他從來也不和我笑一下。我知道他的心，他的嚶語也證實了我的思想並不錯誤，我真不知道他會是這樣癡情——」

「你不恨他麼？」

「不，不，你爲什麼要這樣想，我一點也不恨他。我總是想着這是我自己的錯處，我不能埋怨他。」

「對了，我們該好好地待他，他是不能再活得多麼長久的人了！」

她哭起來，極力忍着發出的聲音；她也哭了，她們抱着，兩個淚流的臉偎倚着。

偶然間有他反側的聲音，她們立刻忍住了微細的抽噎，他呻吟了兩聲，又沉沉地睡去了。

「你該回去了，時候怕已經不早。」

「不，我不回去了，我和你陪伴他，我要多看看他，可是我一想起來就要哭。」

「不能哭，給他看見了他會傷心的。爲什麼我們不讓他平靜地離開這個世界呢？」

「好！我能忍着，你的話是對的——」

在說着的時節，她却流出來更多的淚，她用手掌抹着，淚是無窮盡地流着。

「什麼都是想不到的，也許這就是命運！爲什麼我看見它，可是它能播弄着我們每一個？爲什麼我們不能衝開它，難說無形的比有形的還有力量麼？」

明智喃喃地說着，她是有一點迷住了。這許多事她都不能解釋，也許她是太年青。

「無形的是比有形的還有力量。」

她悠悠地在一旁說，她好像是一個深知世故的老人，那麼沉靜地下了斷語。

「我不懂，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——」

「歲月會使你懂的，你還太年青。」

「你也並不老呵！」

「在人生的經歷上我是老了，我知道爲什麼人要活在這個世界上，我也知道，

……

「你告訴我吧，這都是爲什麼呢？」

『我不能告訴你，你真是太年輕。你該自己去經歷。我眼睛裏的世界和你的完全兩樣。你有你的好理想，自己努力去做吧，我是太沒有用了，我個人的人生觀會毒害了你的心，我不能那樣做，都是爲了你……』

爬過山巔的黃昏，填滿了每個澗谷，黑暗終於包了起來，遮去了所有的光輝，留下來只有死一樣的寂靜。

十五

到了早晨，他有好精神。他張開眼睛，望着從拉開一半窗帘的窗口透進來的陽光。他低低地說：

「好了的時節我要到好一點的地方去住，那裏的天要像海一樣的藍，陽光像金子，每天都是像夢一樣的。我該把什麼都忘記，好好地活下去……」

雖然用那麼低的聲音，也顯得十分吃力了，有的字音他就不能夠正確地吐出來。

「那對你是好的，我還能伴了你——」

她正捧了一杯牛奶，輕悄悄地走進來，接了他的話說。他翻着眼睛，看看她，沒有說一句話。

「我昨天睡得好麼？」

他像忽然想了起來問着。

「很好，很好，從來也沒有那麼好過。」

「收起來你那美麗的謊話吧。」

他無情地說着，她不去回辯，只是把牛奶杯放在小桌上，把茶匙用熱水燙過。

「現在你要吃麼？」

「我纔張開眼呵，怎麼就能吃呢！」

近來，他的性情顯然是更暴躁了。什麼他都不能忍，對於她還像是更過分一點。

有的時候他也許說：

「我太對不起你了，我不應該對你那麼兇。」

「不要說這些話，那都是我的錯處。生病的人多半是火氣盛，總是我服侍得不

好。」

「很難爲你了，我就沒有想到。真是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性情會壞到這樣。如果不叫出來就像要悶死我。真是沒有法子，你該知道我不是故意。」

他真是一點也不能忍耐的，當她把一匙牛奶放到他的嘴邊，他立刻就叫起來：

「這麼涼的怎麼成，你安心要害死我麼！」

他的手推着她的手，牛奶就潑到被單上。被驚醒了的明智，從被裏伸出頭來。她不知道有什麼嚴厲的事發生了，就倉促地爬起來。

「不要着急，明生，我去給你熱一下……」

她正在一面說着，一面用手帕擦着奶痕。他看到明智，就問着：

「你，你什麼時候來的？」

「我是昨天就來了。」

「爲什麼要來呢，你該上學——」

「學校放假了我纔來的。」

她說着走近床前，她看着他那失盡了血顏的臉，和顯了乾枯的鼻子和耳輪。他的眼睛十分呆滯無神，發着點焦的嘴唇露着點青。他的手和手臂，像只是在骨骼上包着一層皮，每一條血管都看得很清楚。她的心中苦痛地叫着：『他怎麼還能活下去呢，他怎麼還能活下去呢！』

眼淚像是又要湧出來，她盡力地忍耐着。她不知道該怎麼樣好，她用自己的牙齒咬着自己的舌尖。她還故意不去望着他，可是她的心一直在打着抖。

『你看，小五，外邊是多麼好呵！』

他喟然地讚嘆着，搖了搖頭，又接着說下去：

『太陽有那麼好，天氣當然是和暖的。這裏總是那麼多的鳥在叫，我想它們那好看的羽毛會在陽光下輝耀的。可是我，我却躺在床上，什麼都看不見，張開眼睛是平凡，閉上了眼睛是空虛。我有過那麼多的好夢，那不都是空的麼？』

『哥哥，你錯了，你不要看外面的太陽那麼好，天氣可真冷。昨天我來的時候就

很冷，今天還不如昨天。這是冬天了，儘有好太陽也沒有多大的用。哥哥耐着性子，好
好養，到了春天，什麼都更改了，那時候哥哥就可以走到外面去。」

「我還能過一個春天麼？」

「怎麼會不能呢？如果冬天到來，春天就不會很遠了。這是很對的。」

她說着的時節，聲音有一點顫抖。她想着當着春天來的時候，大約他已經安靜
地躺在母親的身邊。

她並不十分感覺着死亡的悲哀，她知道每個人到後都只是這一條路。只是他
還年青，他熱烈地想活下去；可是他將不能再活下去了，真的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。
他十分留戀這個世界，宇宙却要朝他關了門。

「這是不公平的，不公平的命運！」

她幾乎想叫出來了，可是看了看他就忍住了。她知道一點，當着命運播弄着人，
是難得轉動的。

「那也好，到了春天我的病若是能好起來真是一件痛快事。五妹，那時候你可以陪我到別的地方去吧？」

「自然可以，到什麼地方去都可以。」

她故意裝成十分愉快的樣子。

「就是我們兩個人，什麼人都不要，你能待我很好，不是麼？你是一個細心的孩子。」

「爲什麼兩個人呢？再多一兩個人不更好點麼？」

「不，不，我討厭一切的人，什麼人我都不要看，對了，什麼人我都不要看！」

他是那麼堅決地說着，站在一旁的情，臉上稍稍變了色；可是立刻就又自如了。她抬起眼來望到了，懷了莫大的同情心，把誠懇的眼望了一下又移過去。他却什麼都不覺到，他就沒有想到她的存在。

「真就是我們兩個人麼？」

「有一個人的，——」說着，停了一下，「可是她未必能去。在我的心上她是近的，在她却是遠的了。」

「唔，唔，不要多說了，哥哥。我來了害得你太說多了話。多說話對病人是不相宜的。」

「我很高興就沒有什麼，你不知道我這裏就沒有一個說話的人。」

「那麼青姊呢？」

「呵，呵，她太會說話了，我就不敢和她說話。」

她仍是默默地站在那裏，她已經看得清楚自己在他的心上有多麼大的分量；可是崇高的忍耐的心使她克勝了一切。每次他的話使她的心感到刺傷的時候，她自己就暗自說：「他給我怎麼樣的斥罵我都該忍受，我給過他大的苦難，我很愛他，我應該使他高興，要他想說什麼話便說出來。」

到了下午，他又昏沉沉地睡着。兩頰上的紅暈，像開放的兩朵花，漸漸地張大

起來。若是沒有那輕微的呼吸，躺在那裏真就像一具屍身。

她們默默地對坐着，習慣了室中的黑暗，就是窗幔都關了起來，也能看得出房裏的陳設和相互的臉。她們各自把臉埋在手掌裏，不說一句話。

忽然明智輕輕地嘆息了一聲，把頭抬起來。那一個也放下手，揚起臉來望着她。

「你覺得出他的心很不安靜麼？」

明智低低地說。

「我知道，我早就看得出。」

「爲什麼是這樣呢？」

「他還是惦记着他那個心愛的人。」

「你說的是那位李小姐？」

「對了，就是她！」

「那真奇怪了，他爲什麼那樣癡呢？這一件事我始終不能了解他，他自己願意

和她分開的。」

「如果他們結合了，他也就不會再想她。」

「會是這樣子麼？」

「就是如此，這樣是男女間的事。」

「我想她也許不知道哥哥病得這樣。」

「那我怎麼知道？我知道她，就是知道他病了，她也不見得會怎樣惦記。」

「你和她相識麼？」

「不，我們從來沒有見過，可是我知道她很清楚。」

「那我想，去告訴她一聲也好，要是能想法要她來一次更好，我知道他的心裏

十分想念她。」

「你的話也許是對的，——」

「她能不能來呢？她是住在這個城裏麼？」

「她住在城裏，來不來我可不知道。」

「青姊，你就去看她一次吧，告訴她一切情形，要她千萬能來看他一次，這樣他的心也許就能安下去。」

「我麼？」

「對了，就請你去一次吧，別人都合適。我想你——」

「好，智妹，我去；我答應你了，我去！我會告訴她，我也能要她來一次。」

她一個字一個字地說着，黑暗中却閃着兩隻晶瑩的淚眼。她沒有想到會有這麼一天，過一些時甚至於她都覺得這是她該做的事。

一隻手從暗中伸過來，緊緊地抓住了她的手，另有一對亮亮的眸子也在閃動着，終於一個身軀撲到了她的懷裏。

十六

匆忙中略略地梳理過頭髮，披上外衣就跑出去，明智趕着拉住她。

「現在你就去了？」

她點點頭。侵人的寒氣使她打着冷戰。

「今天回來麼？」

「回來，我要回來看他，大約總得乘最後的一班車。」

說完了，她就轉身沿了走廊向大門那裏走去。明智呆呆地站在那裏，看着她的身形消逝了，纔走進房。頹然地坐到纔坐過的椅子上。她的腦子好像十分混亂，她什麼也不能想。這些事都是不能解釋的，她想她的話也許是對的，自己還是太年青。

走出了門的她，却急匆匆地邁着步子。因為在房中過了那麼多不見太陽的時

日，就覺到有點不習慣。她看看腕錶，知道只有十分鐘汽車就要開駛，她必須緊着點脚步，要不就會錯過了。

她用小跑的脚步來走下山的路，踏着一蹬一蹬的石級。每一步都震動了自己心的。她的心感覺到一點疼痛；可是她也並沒有放慢了步。她喘息着，臉有一點發熱，心的跳動連自己都聽得十分清楚。在跑着的時候她的心中會想：「我這是爲誰呢？爲什麼我要這樣奔波？這值得麼？」可是立刻就有一個聲音回答她：「這是爲你自己，對了，你自己！」

在跑着的時節，透骨的寒氣再也不侵入了，額上還有汗水流下來。她的身子微微向後仰着，她怕有的時候會收不住脚。一直到她跑下了山，她纔放下心。

她望得見汽車正靜靜地停在山脚下的廣場那裏，她就一面輕輕拍着胸部一面走着。她的頭有一點昏，還想嘔吐，眼睛發着花，無數燦爛的金星在迸着。她像是拖着自己的兩條腿向前走着。

強自挨到了車上，找到一個座位就坐下去，買過票就再也不能支持，頭俯在前一排的椅背上，兩隻手臂墊在下面。她也噙嗽着，覺得出自己的眼睛濕潤了。

她知道過了不久車就起始行駛，她一直就沒有能抬起頭來。當着車又停下來，她就知道已經到了城中。她站起來，也隨着別人下去，拉了車的洋車夫都擠在車門那裏等待主顧。她檢了一輛坐上去，告訴着要去的地方。

「那個女人該是怎麼樣的呢？雖然他們的事自己知道得很清楚，却始終也沒有看見過。她一定是很好，要不他也不會那樣惦記着……」

坐在車上的時候她自己這樣想着。一小時的休息使她的精神恢復起一些來了。可是有的時候他會問着自己：「我是在做夢吧？」

車在一個胡同口停下來了，她付過車錢就自己走進去。走了沒有二十步，就到了懸着陳寓銅牌的門前，她站到門前，看看號數也是對的，就掀着電鈴。

不久，一個女僕在門裏問着是誰。好像聽到了女人的聲音，門纔打開了。

「您來看誰呀？」

「我是來看李小姐的，——不是陳太太。」

「您有名片麼？」

「我沒有，來的慌忙，忘記帶了。」

「您貴姓哪？」

「我姓王，你就說一個姓王的想見見她。」

她顯得有一點不耐煩了。那個女僕就說：

「您先請到客廳坐一坐吧。」

女僕關好門，領她到坐南的房裏，給她倒了一杯茶，就又走出去。

這是一間很寬敞精緻的房子。在這個城裏，是出名有中國外形西式設備建築的。每一件陳設都很妥貼，是經過一番思慮纔放下來。她出神地望着——一張油畫，門響着，她急速轉過身去，走進來的還是那個女僕。

「我們太太說了，不知道您住在哪兒？」

「我在這城裏沒有家！」

「她說怕您找錯了，她不記得會認識一位王太太，或是王小姐什麼的。」

「至少她知道我，你就請她出來吧，我只有幾句話和她說，我還忙着呢！」

「我再給您說說去，您再候一下吧。」

她自己就又走到牆角那裏看着一張男女的合照。那個男人長了一付寬大的下顎，耳根下支出兩塊骨頭來。他長了一雙猥瑣的眼睛，眉毛粗而濃。那個女人却長了好看的面型，有着平常的美，並不是驚人的。帶了若有所思的樣子坐在那裏，好像不是坐在照相機的前面，却是守在自己的房裏，想起了什麼事……

門開了，她轉過身去，站在那裏的女人正是照片中的那一個，只是顯得更瘦了些，也憔悴了些。

「您是來看我麼？」

她說着，她的聲音很低，臉很容易就紅起來。

「您就是——陳太太麼？」

她點點頭，朝着裏面走了兩步，就和她說：

「請坐吧，害您等了許久，不過，不過，我真想不起來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過？」

她們各自佔了一個沙發，對面坐下來，她的眼睛好奇地看着她，像想從她的衣著上看出些什麼來。

「您的話很對，我們沒有見過，我是爲了別人的事來到這裏，您知道那個叫做明生的人——」

她纔說到這裏，她就低下頭去，那個女僕正又捧了一杯茶進來，她也就會意地停住了口。

「你到後邊去吧，小孩子睡醒的時候再叫我來。」

她吩咐着女僕，女僕就應命出去了。

「我記得我認識他的——」

「他病了，醫生斷定是不能再好起來——」

「我聽說他關到獄裏去。」

「是的，秋天的時候出來了，你去看過他麼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她說着搖搖頭。她一直是用那麼安嫻的態度說着話，她可是急匆匆的，一點也不沉着。

「從獄裏出來他就病倒了，他沒有多少天好活，每個下午都是昏睡，他只是記着你，他想看看你——」

「呵，他想着我，我可是太忙了，我的孩子不能離開我，還有我的先生——」

「你不要說出不去看他的理由，他是就要死去的人，他的心裏只有你，你能使他心安的……」

她倉促地說着，都沒有空閒喘一口氣。她的臉漲得紅了，她的眼睛裏閃着一點淚光。

「我，我可以問您一聲麼，您是不是叫做青的？」

「是呵，就是呵，你知道我，那很好，我也知道你。我離開了這個城許久了，可是我
知道你們的事。」

「那麼您到我這裏來，就是告訴我他的病，要我去看他一次麼？」

「是呵，就是這樣。我還是愛他；可是他不要我。我在他的心中永遠是一個下賤的女人。他愛你，到現在還是這樣；爲了愛他的緣故我來找你，來找真正佔住了他整個的心的人！你要是知道得清楚就很好！」

「呵，我想不到，想不到你來……」

她却是呆呆地坐在那裏，忍着心的刺痛，這一切的奔波勞碌都是無端的。她的心迅速地跳着，可是她還是安然地坐在那裏，像什麼事也沒有一樣。她的嘴唇微

微地抖着，終於忍不住了，大聲地哭了出來。主人顯得一點倉皇了。站到她的身前說：

「請您不要難過吧，僕人們聽見了我怎麼樣和他們說呢？再說，我的先生就快要回來，要他聽到也是麻煩的。或者我可以抽空看他一次——只是一次。實在我是分不開身。他若是死了，也真是很可憐。他爲人很好，他的年紀也不太大，就是理想太多了點。在這個社會上理想多了也是麻煩的，是不是，王小姐——呵，呵，也許您不姓王了，您不是嫁了人麼？」

「沒有，沒有，我就是我自己！」

她盡力地搖着頭，把聲音還高起一些來。

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我真該感謝您——」

「不必感謝我，——」

「那，那我怎麼說呢？——」她顯得一點窘迫了，她不知說出些什麼纔好。

「因爲愛他我可以送掉自己的生命！」

「那可真了不得，真是偉大！您可以告訴我他住在什麼地方麼？」

「就是山上的自然療養院，你什麼時候去？」

「那我可說不定，遲早我總能去的。」

「如果你今天去，我就可以陪了你。」

「今天？怎麼成，我還有許多事，我的先生就要回來了。您看，這不是三點半麼？」

最多再有一點鐘他就要回來，今天晚上我們還要赴一個宴會。」

「……一個宴會，一個宴會！」

「是的，早就約好了，別人生了個孩子。」

「好好，什麼都隨你吧。我所能做，我所要做的事都做完了，我不該多打攪你，我

該走了。」

她一面說着，一面站起來。

「還有人陪着他麼？」

「他的妹妹，她昨天纔去，要不我還難得出來。我一定得走了，時候已經不早。」她說着就起始走，她隨在後面送着，拉了一下她的衣袖低低地說。

「王小姐，我請求您，不要向別人提出這些事。您不知道，活在這個世界裏真不是一件容易事——」

「你怕着什麼？」

「這個社會——就是這個社會。我不該自己去看他，這是欺騙我的先生的事；可是我要和他去，他一定會不高興的——」

「是不是你不打算去了？」

「不，不，我要去，我偷偷地去看他，就是頂好不要使許多人都知道。我想您能原諒我。」

「好吧。」

她應着就走出來，她的心中却在想着：

「原諒你，——我怎麼能原諒你呵！」

十七

天纔亮起來她們就起期待着那樣的一位女客，昨天回來的時候她告訴了明智，明智好像一夜都未曾安睡。有時候她會愚蠢地想到這個女人來了，他的病能好起來也說不定。

「青姊，會不會呢，和她見面就會好了哥哥的病？」

明智是誠懇地問着，她沒有一點隨便說說的意思。年青的她，宜於有這孩子樣的幻想！

「你想能不能有那樣的事？」

「我真是想不出來，我只希望——」

「是的，我也希望；可是我們的希望沒有用，她來了也沒有用——」

『要是她也希望着他好起來呢？』

『那也是沒有用！我們只能要他安靜地離開人間，此外什麼我們也不能做。』
她用了深沉的語調說着，抬起臉來望望她，看到那一雙含淚的眼，她自己也無法再忍下去了。

『我願意她來的時節，他能更快活一點。』

她悠悠然地說着，嘆了一口氣；可是在盼望中的女客，一直還沒有來。

她們已經都起身了，梳洗了自己，看看時鐘，她就想着：她不會搭第一班車來了。

病人還是躺在那裏，沒有張開眼；正像入秋的花朵，一天不如一天了。雖然是已經失去了聽覺，有時候她們的細語却能驚醒了他，他會大聲地叫着。

『爲什麼這樣說話呵，你們是要咒死我！』

他會瞪起眼睛來，隨着又閉上了，繼續着昏睡。

『哥哥不是這樣的人呵，他變了……』

「不只是變了，他還要——」

明智不等她說出口就搖着頭，她不願意再聽，也不願意再想。有時候她想着莫若自己能睡多少天，再張開眼睛來，失去了哥哥，就痛痛快快哭一場。

這早晨她的心可一直也沒有能沉靜下去，只要聽到脚步聲，她就推開門去張望。每次都是掃興地又關上門，坐在一旁低低地抱怨着。

「我想你聽錯了，她沒有答應來。」

「決不會，我還問過她，我希望她昨天晚上和我一路來；可是她說有事，呵，那些鬼事情！」

「要不她就是走錯了路。」

「對了，她是走錯了路，我——我也錯了！」

明智有點茫然了，她不知道她在說些什麼。她正想問，門推開了，醫生走進來。她們就都站起來，走到病床的近前，看着醫生照例地試試脈搏和溫度。

醫生看着他的臉，還輕輕地把手摸了摸，他突然張開眼，看到是醫生就問着：

「不打針麼？」

「不用打了，你快要好了。不要着急，你的性情太躁了，那樣很不好。」

他不再說話，又閉起眼睛來，醫生一面微微搖着頭，一面放輕了脚步走出去。

明智躡手躡腳地走在醫生的後面，走出了門，她就跑上一步問着：

「先生，爲什麼不打針了？你看出什麼來了麼？」

「是的，打針也沒有一點用，他過不了一個星期——」

她不願意再聽下去，一轉身就走了。她輕輕地拉開門，又輕輕地關上了，呆呆地站在那裏。站在床旁的青忽然點着頭，還走了過來，低低地說：

「呵，你來了！」

這不像是和她說話，她閃到一旁，就看見一個女人正在關着門。她記起來，她想得到這是誰。

「這是明生的五妹——這是陳太太，不，李小姐。」

她們打着招呼。明智望着來客，像孩子一樣地盯着；可是她覺得失望了。她迷惘着，一眼她就看出來那是一個沒有情感的動物。

「今天外面很冷吧？」

「不，還算好——」

她一面說着，一面脫下外衣，並沒有拿下來那個黑色的口罩。

「爲什麼不拿下來口罩呢？他，他不大喜歡看——」

明智故意提醒她。她就說：

「對不起，我忘記了……」

摘下來那個口罩，她可沒有忘記用手帕掩着嘴。

睡着的病人還是沒有醒，她們就請她坐下，還爲她倒一杯開水。她只拿起那水杯來溫着手，沒有放到嘴邊去。她是極平常地坐在那裏，正像是一個不關心的醫生。

或是看護，一點也不像是來看望往日的情人。

清拉了明智站起來，和她說有點事要去做，不能奉陪，請求她的原諒。

「沒有什麼，就是請您早點回來，不然，別人——別人看到了有點不大方便。」

「那一定，那一定……」

她們一面答應着，一面走出門。她們是一直朝了客廳那邊走去。

當着她們已經走開了，她纔站起來，悄悄地走向他的床前。她都有點懷疑自己的眼睛，他那十分削瘦的臉着實地驚了她一下。這幾年中雖然他的影子不是那麼生動地存在，但是看到了立刻就知道那絕大的不同，他躺在那裏，正像一具屍骸。

不知道爲什麼也滾出兩滴淚來，她想着這是沒有原因的，她不該只支配在情感的下面。她是一個有丈夫也有了孩子的人，她想着：

「我自己是不在意的，我的丈夫和我的孩子，我不能使他們蒙受一點侮辱，

……

了。

這時候他微微地轉動着身子，他呻吟着，張開眼睛望了望又閉上，隨着又張開

「明生，你醒了麼？」

他有點茫然地，只睜大了眼睛望着她，好像他沒有能看得十分清楚。

「你不記得我了麼？我是芬——」

「是你麼，我……我的眼睛這麼壞，都看不出來了，是你麼，芬？」

他把手掌揉着眼，然後向她伸着。

「怎麼會不是呢？你不記得我了麼？」

她湊近了半步，把自己的手也伸出去，任他握着。立刻她就追悔了，她覺得不該這樣做，而且他的手，瘦得那樣可怕，她想縮回來；可是已經不能了。

「我是在做夢吧……」

「不是夢……」

「怎麼你會來了呢？」

「不是你——」她纔說出了三個字就頓住了，她說：「知道你病了，就趕着來看看你。」

「我是不能再活下去了，——」

「不要說這樣的話，不久就會好了的。」

「——可是我很愉快，我就是死了也情願，我想不到還能看見你，你是有點傷風麼？」

「是的，我有點傷風。」

她知道他看到了掩着鼻子的手帕。

「一定是因為來看我凍壞了，山裏的風是大的。」

「不要緊，回頭就會好了。」

「我時常看到你，在夢裏。夢是有點糊塗的，一會兒是你，一會兒又是我的母親。」

你好麼？」

「我很好，我聽從你的話生活着——」

「有時候也想到我麼？」

「我，我想到你，一記起來你的話我就不想你了。」

「呵，呵，你真是個肯聽話的孩子！」

一時間他們都沒有話好說了，他像是要哭，可是沒有眼淚，他抽噎地說：

「我是多麼幸運，你又來了；可是不久我就要死了，什麼都再也看不見。」

「不，我不是你想念的那個好人，那個人已經死了，在社會裏她活不下來。」

「你看到那個女人麼？」

「你是說青麼？」

「就是她，——」

「我見到了，她很好，我真比不上她。」

「你爲什麼要這樣說，這是很無謂的。」

「是這樣，我很佩服她。我遠不如她，她是個好女人。」

「她是好女人，那你呢？」

「我是壞女人，我沒有用，我知道我自己。」

「這樣說真使我傷心，我不曾愛過她……」

「不要再說了，你該休息。」

他顯然精神是不支了，他的鼻尖冒着汗珠，他的眼睛好像沒有法子再張開來。她看看錶，心裏慌起來，她必須回去了，記得中午的時候丈夫總要回家。正在這時候門開了，青走進來，她迅速地抽回被握着的手，臉有一點紅起來。他並沒有驚醒，還是閉着眼睛。

「對不起，我來拿一點東西。」

「我也就要走了，車子還等在外邊。」

「這麼快就走了麼？以後什麼時候再來呢？」

「我想我該來，就是不知道有沒有機會。」

「他不能活得太久了，我們爲什麼不使他高興一點呢？」

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每天會打電話來。」

「我能打電話給你麼？」

「不，不，我打來好了。」

她披好了外衣就走出去，她要把她送到外邊，可是她止住了。

「不要出來，外面太冷了。以後我們再見吧。」

她跑着，可是她那軟底鞋，沒有一點聲音。

十八

一天的早晨，他有異常好的精神。他叫醒了還在睡着的她們，他說：

「睡那麼多還不起來？你們看我——」

他自己都能用手臂支撐着上半身坐起來。可是她趕緊跑過去，要他再躺好。

「我好了，你還不要我起來麼？」

「纔好一點，不該多勞動，再好些纔能起來呢。」

明智歡喜得不知怎麼樣好，她的眼睛裏含着點淚，她跑東跑西地做着事。

「小五，把鏡子拿給我照照。」

她就拿了一面鏡子送給他，鏡中顯出來的面容驚了他自己，他呆了，低低地說：

「我沒有想到我會成這個樣子，我怎麼還能好起來！」

他絕望地叫着，可是他已經沒有嗓音。

「不要着急，哥哥，好了的時候不要一個月就能恢復起來。比從前許還要壯。」
他灰心地丟下鏡子。那面鏡子從被上溜到床上，從床上溜到地下，訇的一聲碎成幾塊了。

她們愕然地望了他，他却是什麼也不覺得，他凝視着窗外，忽然叫出來：

「外面在下雪了！」

「已經下了不止一天。」

「好，把窗子打開吧，把床推到窗前去，我要看看外面。喂，快點好不好！」
他焦急地叫着，像是一刻也不能等待的樣子。

「哥，窗子不能打開，外面太冷，我們把你推到窗前去吧，隔着玻璃看看也是一樣的。」

「好，好，快點吧！」

她們就把床推近窗口，可是他好像不能再支持了，他的眼睛有點呆滯。他努力地望着窗外，那只是無邊的茫茫的白色，他再分辨不出什麼來，他起始粗的喘息。

『五妹，快點去請醫生，他不大好！』

青慌張地叫着，一面用手抱了他的頭。他的頭變成十分沉重，一直向下壓着。

明智也慌了，她急急地到醫室找來了值班的醫生，立刻就斷定病人已經到了最後的一刻。

他艱苦地喘着，再也不能張大眼睛，他留戀地動轉他的頭，他的手痙攣地抓着。

『哥哥，你不要怕，我們都在這裏，你叫一聲我，我是小五呵，你不記得我了麼？』

明智大聲地叫喊，夾雜了再也不能忍下去的哭泣，架了他的頭的情，也任着淚流滿了臉。

這時候僕役來傳着，說是家裏有電話來。

「快要他們來吧，已經要……」

她爲什麼哽住了，不能吐出口，那個僕役看到這樣子就又匆促地跑出去。

他的眼睛掛下兩行清淚來，他的嘴微微地動着，像有什麼話要說出來可是已經失去了聲音。世界在他的眼中是漸漸地小了，他的上額滲出了一層汗，終於他的眼睛定了，眼瞼垂下來。

他的喘息停止了，嘴角有黏的口涎流下來。

「要他安靜地躺下吧，他已經失去了生機。」

醫生試了試他的脈，就淡然地說。

她像呆子一樣地抽出來自己的手臂，讓他的頭平平地放在枕上，她把臉貼到他的臉上。

「不要這樣，小姐，那樣對你很不好。」

可是她沒有聽，她用自己的臉，來溫着他那漸漸冷下去的臉，用自己的熱淚，來

洗滌他的臉。

明智可像瘋狂了，她跳着，叫着，抓着他那冰樣的手。她忘記了這是現實或是夢境。

看護來了，捧着潔面的藥水，在近床的桌上放下，請求着她們離開一下。

「不，不，我來洗吧，我來給他洗——」

她把棉花沾着水，輕輕地在他的臉上擦拭。她擦着他的上額，他的眉毛，他的鼻翼，他的嘴，他的兩頰。她擦着他的眼睛，輕輕地向下撫着眼瞼，使那雙眼睛閉好了。他的臉是安詳的，好像已經忘記了人世上一切的苦痛。

「請您躲開點，——」

一輛運屍車已經推來了，僕役把他抬到那上面，起始推到另外一間房裏去。

「你們不能把他拿走，他會活過來的……」

明智一面哭着，一面喊叫，她勸住了她，她們擁抱着，她們的頭都覺得昏漲，手和

脚都是冷的。

依了他的遺言，他是被葬到母親的墓邊。他們爲他植了一株長青松，立了一塊石碣，那上面寫着：「下面躺着的是一個不甘死亡的人，請你們放輕了脚步，不要驚醒他。」

葬儀是在死後的兩天舉行，大雪已經落了不止三天。皚皚的白色，掩蓋了整個的山谷和原野，沒有人知道藏在下面的該是什麼。好像有這樣的歌句：

「當着你走了，

世界只是白茫茫的……」

隨在棺木的後面，走着他們四個人。他們相互地扶着，因爲哭泣，沒有人能仰起

頭來。

當着他的葬列走過去，路上只留下雜沓的脚印。可是不久風和雪就會把它們蓋平了。

雪飛舞着，有的落在他們的頸項裏，有的落在他們的面頰上，他們想着：

「日子是冷的，人心是冷的，命運也是冷的……」

他們緩緩地走着，一直到了墓場，看着他安然地躺在土中，就用土來蓋了。

「也許他是幸福的——」明智默默地想着，「因為他是睡在母親的身邊。」可是她眼睛裏的淚像是永也流不盡。

離開了墓場的時節，青就走過來和她告別。

「到我們的家裏住兩天吧。」

「不，我該走了，——」

「哥哥的病累你服侍——」

「不要說吧，我只是對不起他。你是就要長起來了，我想你知道我的故事。記住我只是一個壞女人；可是佔了你哥哥心的那個人，她——她是過於好了。」

「青姊，我不喜歡她。」

「也許她是對的，我總知道我錯了。一步的錯路，是再也沒有法子退回來。我們再見了！」

她拉着她的手，眼淚滴到手背上。

「什麼時候再來呵？」

「我不願意再來了，這個城只使我心痛；如果我來了，我一定會看你去。」

她說完了，放開她的手，向着明德明仁也打着招呼，就頭也不回地走向另一個方向去了。她的背稍稍彎下一些，嗆嗽的時候頭就微微地點着。

幾個失去了母親也失去了哥哥的孩子們，走回那更空洞的家中。他們每天都

來到墓園，正如同這裏也是他們的家。每次來到了，在他的墓前時常看到不知哪一個放在那裏的花束。他們就解開那花束，把花朵散放在墳墓的周圍。

他們不去問詢，世界上不可知的事過多了。

當着春天來到的時節，他的墳上生出了細細的青草。

「青草是他的衣裳

哪裏是他的家鄉」

二十五，二十五日。

後記

這是我第一個和讀者相見的中篇，想着寫的時候，像是對自己還有幾分信心，下筆之後，就起始動搖，終篇了，就覺得一無是處。尤其是我沒有把那個青年人安排到活路上去，使自己的心也十分苦痛。一個友人還寫信來說是要一個青年人那樣死掉是太淒慘，可是，我怎麼能要他活下去？我和另一個友人作品的不同處，就是他的人物的生與死都是朝了光明，或是已經有了光明的影子；我的則只是黑暗，黯淡。在現社會上我所看到的只是這些，我沒有法子，我尋求光明，光明在哪裏呢？

對於現社會我有着極端否認的意向。是與非和善與惡，我都要重新估量過。現社會是一直壓着人，使人喘不過一口氣來，要每個人都成爲胆小，無用，只知道在固有的準繩內做人，沒有一點理想也沒有一點開展。它要一個人安分地活到背彎了，

眼睛花了，再爬進自己的墳墓中去。『安分的就是好的，』他們都這樣叫；我却不相信。明生不是一個安分的人，叫做青的那個女人更不是，明智還只是一個孩子，她長起來的時候也不會是安分的。

那個岑是安分的，正是現社會所要的人物。她只在規矩的路上邁步，從也不走錯一步；有的她認為不該做的，又不能不做，因為她還有一點真的人性存在，就只得在黑暗中去做。可是在外面上她是那麼完美，承受着現社會中每個分子的誇讚。可是我懷疑，如果都是這類的人，社會將成爲一個什麼呢？

我慶幸着，現社會裏還有那些「不良」人物。

一些私下裏的事情也可以寫下來做爲自己的一點小小的紀念，當着我計劃這篇小說，我的母親在病着，於是許久也沒有提筆，那時我的生活完全改過了，每天我伴了她。終於，在我起始懂得她，要更愛她的時候，她永遠離開我們。過了兩三個月我纔着手，只是我的心稍稍靜下一些來，我的悲傷並沒有減少。所以小說的寫法與

本裏多少有些不同。

幾次描繪着妹妹樣的一個人物，是紀念友人的妹妹S，她是一個天真的孩子。

· 靳以廿五年五月廿八日

編主金巴

文學叢刊

我們編輯這一部文學叢刊，並沒有什麼大的野心。我們既不敢損起第一流作家的招牌欺騙讀者，也沒有膽量出一套國語文範本貽誤青年。我們這部小小的叢書雖然也包括文學的各部門，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，編者也不是文壇上的聞人。不過我們可以給讀者担保的，就是這部叢刊裏面沒有一本使讀者讀了一遍就不要再讀的書。而且在定價方面我們也力求低廉，使貧寒的讀者都可購買。我們不談文化，我們也不想賺錢。然而，我們的文學叢刊却有四大特色：編選謹嚴，內容充實，印刷精良，定價低廉。第一集各書出版未及半年均已重版多次。第二集各書本月份起陸續出版。

第一集(各書均已重版)

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魚目集 | 以身作則 | 雷雨 | 黃昏之獻 | 短劍集 | 羊 | 飯餘集 | 分 | 南行記 | 雀鼠集 | 珠落集 | 團圓 | 八駿圖 | 神鬼人 | 故事新編 | 路 |
| 卞之琳 | 李健吾 | 曹 禹 | 麗 尼 | 鄭振鐸 | 蕭 軍 | 吳組緝 | 何穀天 | 艾 燕 | 魯 彥 | 靳 以 | 張天翼 | 沈從文 | 巴 金 | 魯 迅 | 茅 盾 |
| 精裝三角半 | 平裝二角半 | 精裝四角半 | 平裝三角半 | 精裝四角半 | 平裝三角半 | 精裝四角半 | 平裝三角半 | 精裝四角半 | 平裝三角半 | 精裝四角半 | 平裝三角半 | 精裝四角半 | 平裝三角半 | 精裝四角半 | 精裝四角半 |

有版權

平裝實價三角 精裝實價四角五分

秋 花

靳 以 作

發行人

吳 文 林

發行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

印刷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巴 金 主 編

文 學 叢 刊

第 二 集

共 十 六 冊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初版

九月再版

| | | | | | |
|------|-----|----|------|-----|----|
| 秋花 | 靳以 | 長篇 | 生底煩擾 | 歐陽山 | 短篇 |
| 江上 | 蕭軍 | 短篇 | 海星 | 陸蠡 | 散文 |
| 土餅 | 沙汀 | 短篇 | 鷹之歌 | 麗尼 | 散文 |
| 谷 | 蘆焚 | 短篇 | 商市街 | 悄吟 | 散文 |
| 憂鬱的歌 | 荒煤 | 短篇 | 畫夢錄 | 何其芳 | 散文 |
| 多產集 | 周文 | 短篇 | 憶 | 巴金 | 散文 |
| 崖邊 | 柏山 | 短篇 | 母親的夢 | 李健吾 | 劇本 |
| 錦砂 | 蔣牧良 | 短篇 | 掘金記 | 畢奧午 | 詩集 |

#82
42 (-22d
(3)

